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白孔六帖卷九十一

詳校官中書臣閔思毅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主簿臣汪日贊

謄錄監生臣姜今熙

欽定四庫全書

白孔六帖卷九十

唐

白居易 原本

宋 孔 傳 續撰

鬼神

禱祀

禍福

敬遠

淫厲

報怨

神異

妖恠

由人興

寤前生

知亡日 十一

再生 十二

造化 十三

變化 十四

鬼神 一

白神降

傳有神降于莘周內史過曰國將興神降之鑿其德也將亡神又降之觀其惡也故有得神以

興亦有得神以亡聞號請命神賜之土 主傳民神之  
史屈曰國將興聽於民國將亡聽於神 乏主也若百

姓因是鬼 惟爾有神裁之禱 億吾鬼神衛 格思詩神之  
神之主也 可度 仰得一之靈老子曰神得一以靈 降時萬之福卜

有神時 神則不怒而威 無作神羞禮曰百衆以畏萬  
萬時億

服以明神

明靈神有不通

楚詞靈將恐敗

見上亦莫不寧

山川鬼

神享德

禱祀貴誠

幽則有鬼神

言可以助天地成化

率人事神以禮

依人

鬼神依人而行

洋洋乎若在其上

聰明正直

知鬼神

之情狀與天地相似

鬼謀

宣室之問

漢文受釐宣室感鬼神事

問賈誼誼具道所以然至夜半文帝前席

無鬼論

阮瞻字千里製無鬼論人莫能難自謂此理可辨正

幽明有客來論甚苦遂乃作色曰僕即鬼也因不見之

載鬼一車

易

感而遂通

神之盛也

禮曰氣也者神之盛也

疇蠶

冥

幽途

無鬼

晉阮

修常有論鬼神者皆以人死為鬼修獨以為無今見者云著生時衣服若人死有鬼衣服亦有鬼耶論者大服

修字固象浮光魁或單方度精氣為物遊魂為變孔以

鬼動衆王世充李密破化及還屯金塘勁兵良馬多死世充欲擊之恐士心未一乃謀以鬼動衆令德

陽門衛張永通言夢人謂已曰我周公能以兵助討密世充立祠洛旁使王宣言周公令急擊密有大功不然

兵且疫世充下皆龐勛好鬼道有言漢高祖廟夜閱兵楚人信妖遂請戰人馬流汗勛日往請命

蜀人畏鬼高士廉進益州長史蜀人畏鬼而忌疾雖父母病皆委去望舍投餌哺之士廉為設條教

辨告督屬風俗翁然為變去託鬼神致位將相王吾受命不私陸元

嶺外方涉海風濤驚壯元方以紙寓錢王璵擢侍御史曰吾受命不私神豈害哉為祠祭使專以

祠解中帝意漢以來葬喪皆有瘞錢後世韋正貫擢嶺里俗稍以紙寓錢為鬼事至是璵乃用之南節

度使南方風俗右鬼正貫毀淫祠教民無妄祈會海水  
溢人爭咎撤祠事以為神不厭正貫登城沃酒擔曰不  
當神意長人任其咎陳子昂上言夏商之衰桀紂昏暴  
無逮下民戢而水去山川鬼神發妖見災

馬醫夏畦之鬼

柳宗元答許京兆孟容書每遇寒食則北向長號馬醫夏畦之鬼無不受子孫

追養者然此已息望又何以云哉

柳宗元貞符詩曰

天之誠神宜鑒于仁神之曷依宜仁

歸廟於羅池

既設柳人懷之託言降于州之堂人有慢者輒死廟於羅池韓愈因碑以實之神

相趙昶巢之

昶夜振師疲而寢如有神相之者人而恭曙決戰士爭奮死關禽賊酋數人斬級千餘

狼首

薛延陀傳初延陀將滅有丐食於其部者延客帳中妻視客人而狼首主不覺客已食妻語部人共

追之至鬱督單山見二人焉曰我神也薛人之所事韓  
延陀且滅追者懼却走遂失之至是果敗

祭文神之所依者惟  
人人之所事者惟神  
為鬼所殺  
明崇儼儀鳳四年為盜  
所刺於東都好事者為

言崇儼役鬼勞  
善視鬼  
張果時有帥夜光者善視鬼帝  
召果密坐使夜光視之不見果

所降丹鳳門  
陳希烈天寶元年有神降丹  
鳳門以為老子告賜靈符  
鬼夜哭  
五代

已死張文禮自為留後文禮  
家鬼夜哭文禮懼病疽卒  
山魃  
五代李業高祖皇后

見恠物投瓦石撼門扉隱帝召司天趙延人問禳除之  
法延人對曰臣職天象日時察其變動以考順逆吉凶

而已禳除之事非臣所知  
太白山神  
五代劉延朗初廢  
帝起鳳翔與事者

也然臣所聞殆山魃也  
五人而延朗為孔目官有替者張濛自言事太白山神  
神崔浩也其言吉凶無不中房嵩素信之嘗引濛見帝

聞其語聲驚曰此非人臣也嵩使濛問於神神傳語曰  
三珠併一珠驢馬没人驅歲月甲庚午中興戊巳土嵩



不曉其義濛曰神言如此不能解也帝即位之日受冊  
明宗樞前冊曰惟應順元年歲次甲午四月庚午朔帝  
回顧嵩曰張濛夜义精高澧夜义精也嘗請太學博士  
神言豈不驗哉夜义精邱光庭校書於樓中澧亦屢往  
視之一日輟而登光庭不之知因回顧見一青面鬼遂  
大呼俄而見澧撫之曰謹勿言之以是驗具非人吳越

備史忽見緋衣人駕赤蚪持一板書

李商隱李賀小字李長吉將死時忽畫見

三緋人駕赤蚪持一板書若太古篆或霹靂石文者云  
當召長吉長吉了不能讀歛下榻叩頭言阿彌老且病  
不願去緋衣人笑曰帝成白玉樓  
立召君為記天上差樂無苦也  
目圍車輪光射島嶼

李白天門山銘云推川有神牛渚恠  
物目圍車輪光射島嶼氣凌星辰

牛鬼蛇神

不足為其虛荒

誕幻杜牧之  
李賀詩序

甘棠詩

會昌中許孝廣路由甘棠館達白  
衣史乘馬吟曰春草萋萋春水綠

野棠開盡飄香玉繡嶺宮前鶴髮  
人猶唱開元太平曲忽入林不見  
**鬼市**長安中秋夜有

鼓歌行人絕九衢茫茫空有月又有聞和者曰九衢生  
何勞勞長安土盡槐根高俗云務本西門是鬼市南部

新書**樵夫頑民不知鬼神凡過祠廟**不笑即唾**逐店鬼**孫樵

文吾聞有陳萬年者射利乘機迎顏作怡愉愉便佞阿  
意奉歡死而有知是為詭鬼此鬼依人使人蒙福人見

輒喜擺去不得復有公孫洪者克已沽名飾情釣聲內  
包禍心外示舒弘死而有知是為矯鬼此鬼憑人使人

有聞上信於君下喜於民復有司馬安者攘義盜仁縛  
舌膠唇柔聲婉顏狐媚當權死而有靈是為巧鬼此鬼

依人辭枯即榮長劍華纓高步天庭復有和長與者鉅  
萬藏家貫朽仄磨鱗差螭縮陣陣腥溢死而有知是為

錢鬼此鬼憑人使人氣豪意適交權賤祿買曲成直此  
四鬼者苟與吾遊吾必快所求是資於他鬼也此為我

招無鬼論

林蘊父披以臨汀多山鬼淫祠民厭苦之乃撰無鬼論

有嘯於梁從而

燭之無見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聲有立於堂從而視

之無見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形有觸吾躬從而執之

無得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氣

韓文

嶽神迎

帝將登泰山過華陰見神

物迎謁問左右皆不見乃問諸巫有老巫阿馬婆云嶽神在道左朱鬢紫衣者是也令巫傳言神可先歸遂不

見至廟神復囊鞬迎立庭下呼巫問之對如所見乃封神金天王開元傳信記

鬼神事眇茫荒

無可推明者所不道柳宗元與韓愈論史

不欲與鬼神為讎

歙州江處士好道能制鬼魅有

婦人嘗為鬼附詣江求符江曰吾雖能禦之意不欲與鬼神為讎爾既告我當善為遣之歸洒一室令童子迎

客良久一少年見江再拜江命坐不交  
一言而去婦人自是不復見異人錄  
稱江淹謝莊鮑

畜聲伎韋生好乘馬一日相遇於途各出所有互易之  
會飲未終有二人造席曰聞以妾換馬可作題共聯賦

否乃折葉書之自稱  
江淹謝莊異聞錄  
瀆鬼濛鴻嶽祗喋峨  
韓愈聖  
山鬼

迷春竹湘娥倚暮花  
杜  
北境黎邱之古鬼焉或醉父以

刃其子  
李  
白神者不在於襪鬼而在於宗廟  
皮日休鹿  
門隱書

禱祀二

白欲徼福  
願乞  
神不享矣  
致力於神  
可薦於鬼神

謂潢汙行潦  
敬則可薄也  
神之吊矣  
丘之禱久矣  
鬼神罔饗  
祭祀

為誠無瀆鬼神 鬼神無常享于克誠 鬼神非其類

不歆其祀 鬼猶求食 禱祀古之卿士有益於人者

非其鬼而祭之者諂也 鬼難乏主 神必依人祭神如神

在 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祭有祈焉有報焉有由弭

焉 祭祀不祈 供給鬼神孔海道酌水擔 王義方道南海舟師

持酒脯請福義方酌水擔曰有如忠獲戾孝見尤四維廓氛千里安流神之聽之無作神羞是時盛夏濤霧蒸

湧既祭天雲開專以祠解中帝意 王璵為祠祭使專以祠解中帝意有所祈

露人壯其誠造大樓祈祥 劉闢吐不臣語求統三川日以術家言五福太一舍于蜀乃造大樓

以祈祥帝始重征討宰相杜黃裳且言  
關妄書生耳可鼓而俘也斬于城西南  
**誓神得泉** 裴識

武等軍靈武地斤函無井  
**媪龍祠** 李紳始紳南逐歷封  
識誓神而鑿之果得泉 康間湍瀨險澁惟乘

漲流乃濟康州有媪龍祠舊傳  
能致雲雨神以書禱俄而大漲  
**裴行儉** 帝詔行儉冊送

撫大食使徑莫賀延磧風磔畫冥導者迷路將士飢乏  
行儉止營致祭令曰水泉非遠衆少安俄而雲徹風恬

行數百步水草豐美後來者莫識  
其處衆皆驚以方漢貳師將軍  
**張守珪** 有詔以瓜州

詔守珪為都督州地沙碛不可莪是時渠竭為虜毀材  
木無所出守珪密禱于神一夕水暴至大木數千障塞

流下因取之修復堰防耕者  
如舊州人神之刻石紀事  
**絕祠以祭** 李嗣業高仙芝

城一隅地屢築輒壞嗣業祝之  
有白龍見因其處絕祠以祭  
**禱江** 劉漢宏率軍十萬  
列艦西陵謀宵濟

嚴董昌禱於江有一天墜前惡之禱軋犖山安祿山母居突厥中禱子

者既而姓匿林中禱馬五代史李克用鎮人襲之克用匿林中禱其馬曰吾世有太原者馬不嘶

馬偶不嘶以免拂雲祠張仁愿始朔萬軍與突厥以河為界北

解然後料粉墻丹柱森然魄動下馬拜松柳一逕趨靈

兵度而南青紅升堦偃僂薦脯酒欲以表薄明具衰廟令老人識

神意睚眦難同韓愈圖像之咸黜昧就戮故制柄樸下窄不足以

衡廟詩白侈剥不治圖像之咸黜昧就戮揭虔安靈而又梁桐赤

藩拔級夷庭木禿缺偃王廟碑女巫澆酒雲滿空玉

仄火香馨寒雲山鬼來座中立祠房解被張嘉祐開

紙錢憲窄鳴颺風李賀神位元末為相

州刺史舊刺史多死官衆疑畏嘉祐以同總管尉王廻  
死國難忠臣立祠房解被衆心為安三歲入為左金吾  
衛將軍後吳兢為刺史  
又加神冕服遂無患

禍福三

白天道福善禍淫 神之所惡 神所勞矣

愷悌君子

神必

據我

據安也

神所憑依將在德矣

神其吐之

吐之謂不享其祭

神降之福 降福穰穰 小信未孚神不福也 介爾

景福 卜爾百福 時萬時億 老子曰以道蒞天下

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也 不善之家

禍實



山 有道之日神不傷人 監德 觀惡見鬼神門 鬼神害盈而福謙

易 善為積慶正可開邪 狐突適下國見太子申生申生曰夷吾無禮吾

將詣於帝矣將以晉界秦後七日將有王者見我曰帝許我伐有罪矣斃於韓左傳云 多福作梗 無

患為崇 孔論以禍福和政公主吐蕃犯京師主避地南奔次商於遇羣盜主諭以禍福皆指頰

願為 禍不旋踵上官儀自褚遂良等元老大臣相次屠履公卿莫敢正議獨儀納忠禍又不旋

踵 陰禍裴炎斬于都亭驛初炎見裴行儉破突厥有功沮薄之乃斬降虜阿史那伏念等五十餘人議

者恨其媚克且使國家失禍福無基 河間元王孝恭輔信四夷以為陰禍有知云公拓反為行單元

帥討之將發大饗士栢水變為血生皆失色孝恭自如徐曰禍福無基惟所召爾顧我不負於物無重諸君憂

公祐禍患貫盈今仗威靈以問罪栝中血乃福善禍淫  
賊臣投首之祥乎盡飲罷衆心為安本傳

之訓有時而撓張鑑武元衡李絳贊鑑元衡暴忠王室

蓋福善禍淫之絳巨德大臣皆為賊姦所乘不毀元身  
訓有時而撓以忠義聞天下今變起

倉卒當諭衆以天下有危機禍福因之陳子昂對三事

危機禍福因之而生機護養孽萌以成禍根藩鎮乘機

反禍崔日用才辯絕人敏于問振災邀福韋綬帝問所

者對曰宋景公以善言退法星三舍漢文除秘祝救有

司祭而不祈此二君皆受自至之福書美前史如失德  
以却灾媚神以可助神而有知且因以有非常之福必  
謹也時帝不德故託諷焉俄檢校戶部

有非常之禍

楊炎自道州還也家人以綠袍木簡棄之矣止曰吾嶺上一逐吏超登上台可常哉

有非常之禍必有非常之禍

禍福何常

張道源拜大理卿時何稠得罪

藉其家屬賜羣臣道源曰禍福何常安可利人之

詭跡

避禍

裴度自見功高位極不能無慮稍詭跡避禍

逃禍

徐堅初太平公主用事武攸暨屢邀請堅

堅不許又以妻岑義女弟固辭機密

推福及子孫

蔡廷玉朱

轉太子詹事曰吾非求高逃禍耳

洪奏署幕府是時幽州兵最強時雄士驕悍日吞并不知有上下禮法廷玉問語洪曰古未有不臣而能推福

及子孫者李岫從游後困見輦重者跪涕曰大人居位久積棘滿前一旦禍至欲比若人可得終免于禍楊涉昭宗

乎林甫不樂曰勢已然可奈何

終免于禍

楊涉昭宗

邵侍郎哀帝時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方賊臣陵慢王

室殘蕩賢人多罹患涉受命與家人泣語具子疑式曰

世道方極吾嬰網羅不能去將重不幸禍且累汝然以謙靖終免于禍積善以致福修德

以消禍高郭代宗為太后營章敬寺郭上言古之明王

人以韓愈原鬼故其作而接於民也無常故有動於民

攘禍而為福亦有動於民而為禍亦有動於民而莫之為福適

丁民之有是時也福不以屢徵倖陸贄奏議禍或生

勝駟陵范奭祈死吳克勁越夫劉公殘暴文粹張謂宋

差啟殃是知福不以屢徵倖劉公殘暴受命壇記漢

氏寬仁肩緒成大族劉君子小人之禍福五代史君子

公殘暴子孫無遺種君子小人之禍福小人之禍福

異也老子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後世之談禍福

者皆以其言為至論也夫為善而受福焉得禍為惡而

受禍焉得福惟君子之罹非禍者未必不為福  
小人之求非福者未嘗不及禍此自然之理也  
問事佛

營福其應奈何

張士衡太子問事佛營福其應奈何對  
曰事佛在清淨仁恕爾如貪憚驕虐雖

輕財事之無損於禍且善惡必報若影赴形聖人言之  
備矣為君仁為臣忠為子孝則福祚永反是而殃禍至  
矣時太子以過失聞士衡  
知星者言上象變不利大臣  
因是規之然不能用也

請禳之

光庭曰使禍可禳而去則福  
可祝而來也論者以為知命

君子得禍為不幸

而小人得禍為常君子得福為  
常而小人得福為不幸韓文

敬遠

四

白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可謂智矣  
子不語怪力亂神

傳曰國將亡聽於神國將興聽於民 季路問事鬼

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鬼神之德子曰鬼神之為德其至矣

乎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使天下之人齊明 不加敬

而人自祇 仲尼曾不語神季路馬能事鬼 鬼神享德祭祀 子

曰夏道周人皆事鬼敬神而遠之殷人尊神先 瀆神

人神異業不可瀆之史記 孔迎佛骨上表韓愈迎佛骨上 表曰況其身死

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令入宮禁孔子曰敬鬼

神而遠之古之諸侯行吊於其國尚令巫祝先以桃茢 被除不祥 慢侮即死韓愈羅池廟碑明年吾將死而死 然後進吊 為神後三年為廟祀我及期而死

廟成大祭過客李儀醉酒慢  
侮堂上得疾扶出廟門即死  
冥應貯蠶鼓簧而吹笙由  
是懂懂往來無  
不加敬喬潭  
女媧陵記

### 淫厲五

白白虎嚙驂

史記秦二世夢白虎嚙驂卜  
曰淫水為祟乃沉馬祭之

黃熊入寢

晉侯

有疾夢黃熊入寢于時子產聘晉晉侯使韓子問子產  
曰何厲鬼乎對曰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為黃熊于  
羽洲實為夏郊三代祀之為盟主  
其未祀乎乃祀夏郊晉侯乃問  
淫昏於次睢之社子  
魚曰用人於  
淫昏之鬼  
貝丘之豕齊侯田於貝丘見大豕從者  
曰公子彭生也豕人立而啼  
伯  
有猶能為鬼乎子產曰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

用物精多則魂魄彊匹夫匹婦彊死而魂魄猶能憑依

於人以為淫厲况良宵三世執其政柄而彊死猶能為

厲不亦宜乎

傳曰鄭人相驚以伯有至矣或夢伯有介而行曰壬子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余又

將殺段也及壬子駒帶卒明年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子產乃立良止以撫之乃止曰鬼有所歸乃不為厲

吾為歸也實沉臺駘 晉侯疾卜曰實沉臺駘為祟子產曰實沉參神也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

君身山川星辰河神為祟 楚昭王疾卜曰河神為祟王之神又何為乎 楚昭王疾卜曰河神為祟王

命祭祀不越望江漢灘漳楚之望也既非正直之神 曾不殺雖不德河非所獲罪逆不祭

淫昏之鬼社宮之鬼 謀以莘邑之神 降而黎丘 梁叟患黎丘之鬼爭



光嵇康夜燭下見鬼熟視乃當有道之日物不為妖而棄常

之人鬼或為厲神姦夏方有德鑄鼎象物而為之備使民知

鬼責莊子王表吳臨海羅陽縣有神自稱王表周游人間

印綬授表表隨使語權所在與守令族論水旱往亡兒

入夢蔣濟字子通妻夢亡兒曰今為太山伯憔悴困苦

轉我樂處濟訪得珂言之珂許大厲具後報怨注妖夢

傳曰狐突不寐而與立神式祠部式私家不得立雜孔

高宗廢后以巫祝解謝王氏及良娣俄為武后所殺武

之以巫祝解謝即遣蓬萊唐兵為崇薛舉郝瑗謀曰今

宮屬復見故多駐東都唐新破將卒擒俘

人心搖矣可乘勝直趨長安舉然之方行而女厲進謝

疾召巫占視言唐兵為崇舉惡之未幾死

庭中李景略李懷光為朔方節度使署巡官五原將張

之既而有若女厲者冤氣在天高沐初淮西平師道勢

進謝庭中如光妻云冤氣在天威內甚懼李公度與大

將李英曇教獻三州使長子入侍師道然可俄中悔欲

殺英曇賈直言諷師道嬖奴曰高沐冤氣在天禍且至

英曇復死是益見有物為厲武后有上封事言嶺南流

具崇也乃止監察御史萬國俊就按得實即論決國俊至廣州盡召

日戮三百人乃誣奏流人怨望請悉除之太后久乃知

其冤使所殺者還其家國俊亦相踵而死皆見有物為

厲 夢挽弓射

朱瑾其死也尸之廣陵北門路人私共瘞之是時民多病瘡皆取其墓上土服之云

病輒愈更益新土漸成高墳徐温等惡之發其尸投於雷公塘其後温病夢瑾挽弓射之温懼網其骨葬塘側

立祠其上五代

召巫祈之

玄宗太子瑛武惠妃訴于帝有詔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同惡均罪並廢

為庶人尋遇害天下寃之號三庶人歲中惠妃數見庶人為祟因大病夜召巫祈之請改葬且射行刑者瘞之訖不解妃數歲亡

### 報怨 六

白死既有知

鬼猶

人為不道

鬼訴無辜

趙氏之寃搏膺入夢

晉侯殺趙同趙括及病夢大厲鬼被髮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子得請於帝矣

良夫之酷被

髮叫天

衛侯殺渾良夫夢見北宮人被髮北  
面諫曰予為渾良夫叫天云無辜

有怨必讎

伯有之殺駟帶

無道則見

齊侯之懼彭生

不察其由

自貽鬼誅

當

休明之代

物不為妖

而聚怨之人

有報

魏其之讎

田蚡

其侯灌夫其春蚡病一身盡痛若有擊者呼伏謝罪下所視鬼瞻之曰魏其侯灌夫共苔殺之

徐伯之

德仲堪

殷仲堪先遊江濱見流尸接而葬之旬日門前溝忽起為岸洲有人通徐伯曰君惠以報水岸

為洲君當為州言

女子稱冤

後漢王純為郡令至釐亭夜中聞女子稱冤言是亭

長所殺即今門下游微是也

結草

左傳魏顆用父治命嫁嬖妾及輔氏之戰

顯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躓而顛遂獲杜回夜夢老人曰予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治命予是以報

孔盧鉉

本以御史事章堅為判官善張瑄及按護矜則誣瑄死它日見瑄如平生乃曰公何得來此願

假須史

援刀自刳腹

酷吏郭弘霸嘗按芳州刺史李思徵不勝楚毒死後屢見思徵為厲

命家人禳解俄見思徵從數十騎至曰汝枉陷我今取汝弘霸懼援刀自刳腹死頃而蛆腐叩頭若

謝臯狀

崔器兩京平令王官陷賊者悉入舍元是中乃建議陳希烈連吳珣等數百人皆抵死上元元

年病亟叩頭若謝臯狀家人問之曰達吳珣訴於我三日卒生人接死五代蘇達吉

吉夜宿金祥殿東閣謂司天夏官正王處訥曰昨夕未曠已見李崧在側生人接死者無吉事也周太祖至北

郊官軍敗于劉子陂達吉宿七里夜與同舍酣飲索刀將自殺為左右所止明日與隱帝走趙村自殺於民舍

太祖定京師梟其首叩頭乞命朱泚敗去涇州百餘里適當李崧被刑之所馬上一忽云叩頭乞命因

之墜馬良久蘇左右問其故曰見段司農尋為韓旻梟之南郟新書朱弓彤矢

楊牧之死軍容楊玄

介有力馬收有子為壽牧見收乘白馬臂朱弓彤矢有朱衣天吏控馬曰上帝許我雖楊玄介我射之已必死

也哉而玄介世人盛言宿業報應柳玘家訓曰舒相國暴卒同上元與李繁有隙為

御史鞠譙獄窮致繁罪後舒賣花娘子

稽神錄鄂州有田家子既任欲

亦及禍世人盛言宿業報應結豪親而謀其故妻棄尸江側并其婢已而奔告其家

號哭云為人所殺後數歲奉使廣陵舍逆旅見一婦人賣花貌類其殺婢既近乃真且云往者為賊所繫幸而

不死得賈人船寓載東下今在此賣花給食而已復問娘子所在可見之乎曰可即入一小曲巷中指一貧舍

曰此是也其妻乃述艱苦俄而設食具酒延入內室日暮不出從者覘之但見白骨一具衣服毀裂流血滿地問其隣云此宅久無人居也

神異七

白王猛賣畚

王猛少貧鬻畚洛陽有一人貴買之而無直猛利其直從行不覺入深山見一老父

踞胡床左右十倍償畚價猛出反顧乃嵩山也應嫗得

金應嫗者生四子而寡見神光照社試探之乃得金自是諸子官崇並有才名至應瑒七世通顯也糜

竺家失火

蜀志糜竺字子仲東海人資累巨億從洛還家行未到數十里路傍逢一婦人求車寄載

行二十里婦人謝去曰天使我往東海燒糜竺家感君義故相告竺愁請之曰不可不燒君快去我緩行竺急

歸盡出財日陸雲宿王弼墓晉書陸雲字士龍將宿故中果火發陸雲宿王弼墓人家夜暗迷路忽草木有

光趨之至一家寄宿見一少年美風姿共談老子辭致深遠曉辭去至故人家云此數十里無人居却尋乃至

王弼墓雲自  
此談玄大勝  
**嵇康受廣陵散**  
嵇康夜宿華亭彈琴夜半有客詣之共談音律辭致

清辯謂廣陵散調絕倫遂授  
康仍捨不得傳康撰高士傳  
**管寧得神光**  
管寧就徵將家屬行夜黑

無人見有火燼引人以  
為神光助積善之應也  
**孔坎地獲古戟十二**  
尹思貞加銀青光祿

大夫其家坎地獲古戟十  
二俄而門樹戟時人異焉  
**為公呵禦**  
蕭邁字得聖縣起居舍人斥播州司

馬道三峽方迫畏不瞑若有人謂曰公無恐余為公  
呵禦遠恍惚俄謁白帝祠見帝貌類向所睹異之  
**秦**

**彥**  
高駢傳秦彥者本名立隸伍籍乾符中以盜繫獄且死夢諱曰秦彥而從我去寤而視械破因得亡命後

即名  
**神覆藥鼎**  
玄宗元獻皇后楊氏帝在東宮后以景雲初入宮為良媛時太平公主忌帝而

宮中左右持兩端纖悉必聞媛方娠帝而不自安密語  
侍讀張說曰用事者不欲吾多子奈何命說扶劑以入



帝於曲室自焚之夢若有介而戈者環鼎三而三  
煇盡覆以告說說曰天命也乃止生男是為肅宗  
忽曰

得活

懿宗淑妃郭氏幼入鄂王邸宣帝在位春秋高恐  
人言立太子事王以嫡長居外宮心常憂懦妃獲

侍左右生女未能言  
忽曰得活王驚異之

神光滿身

唐杜陽編宣宗在藩邸  
忽一日不豫神光滿身

南而獨語如對百寮鄭太后惶恐遂奏文宗云王心疾  
文宗召見熟視王貌以玉精如意撫腔曰此真我家他

日英

女登感神而炎運作

文粹崔融啟母廟碑華胥履  
跡而雄氏孕女登感神而炎

運作星流華渚而白帝  
生月貫幽房而黑精降裴寂

隋開皇中調左親衛家貧  
徒步走京師過華山祠祈

神自卜夜夢老人謂曰君年  
踰四十當貴後貴震當世

妖恠

八

白天乃降災

國時有恐

鑄鼎象物

聖人備罔雨之姦

懸鏡鑿形

道士防魘

魘之惑

反物為妖

傳曰天反時為災地反物為妖人反德為亂亂則妖災生

國將亡必

有妖孽

何奇不有何怪不儲

海賦

是何祥也或有憑焉

吉凶

休咎

沴氣

微咎

恠物

文子曰明於性者天地不能恠物不能感

使人

知神姦

謂鑄鼎象物

恠人

周禮

大傀

周禮凡大傀災異合去樂注云傀恠也

十輝

周禮視視掌十輝之法以觀妖祥以辨吉凶注云輝氣也其類有十

物魘

百物

稜象

謂稜形象

妖不勝德

祆禳

除祆

厭勝

厭禱

見豕負塗

易

桑穀共生于

朝

書毫有祥云史記曰七日大拱

石言於晉

師曠曰石不能言或憑焉不然民聽濫也

六鷁

退飛過宋都 內蛇與外蛇鬪內蛇死六年而鄭厲子公入殺鄭子

不語恠力亂神 王母籌漢成帝時閩東人行西王母籌斑云元后壽考之稱見

人徹屋鼠觸人漢霍禹將誅人共見有人居其屋上徹瓦投地就視無人第中鼠與人相觸第

門皆自壞犬禍漢成河平年長安人石良見物如人狀在其室中擊之為狗走去數日有數十人被甲持

弓弩至良格擊或死或傷皆為狗五月乃曰犬禍也驢鼠晉宣城郡有一物大於水牛灰色庠脚脚類象

胃前尾上皆白爪刀而遲鈍到城下郭璞筮之名曰驢鼠官舍多妖恠樂廣為河南尹官舍多妖

恠前尹皆不敢處廣居之當外戶自閉後於牆孔中得狸殺之遂絕妖恠也射妖鳥周禮若族氏掌

射國妖鳥若不見其鳥獸則以救日之弓救月之矢夜射之注云獸謂狐狼等不見謂夜來呼鳴為怪者救日

射太陽殺覆鳥巢秋官碧族氏掌覆妖鳥之巢工而去

二月十二歲二十八星之號懸其巢上之注妖鳥之巢以方書日月之號十

而去之注妖鳥惡鳴之鳥鴉鴝之類射神庭氏職云

太陰之弓與枉矢射之注云神謂非問鵠文選賦曰賈

鳥獸之聲或叫或譖譖出出之類傳三年有鵠飛入誼舍鵠似鴉不祥鳥也誼以謫居自

傷故為賦自廣曰野鳥入室主人將去請問于鵠子去何

也穿井得土缶家語季桓子穿井得土缶問孔子孔子

土之怪者曰木石之怪夔魍魎水之怪者龍罔象

及李密初密建號登壇疾風鼓其衣幾仆及即位狐鳴

屬天白日為晦也營羣鼠相朽木王方翼嘗夜行見長

街走西北度洛經月不絕

朽木人文餘引弓射仆之

乃朽木也  
**水化為血**  
崔彥曾始治第鄭州引水灌沼水數十步忽化為血署張佛筵液審為人一夕

鼠蠶皆  
**枯水變血**  
河間元王孝恭事見禍福門  
**鄭覃妖氣**  
李宗閔楊

斷首  
兆尹得罪極言營解帝怒叱曰爾嘗詆鄭  
**雄雞光燭地**  
覃為妖氣今日為妖邪即出為明州刺史

劉武周母趙嘗夜坐庭中見若雄雞光燭地飛投其懷起振衣無有感而娠生武周後起兵六年而滅  
**獨**

**孤及上䟽**  
去年十一月丁巳夜星隕如雨昨清明霜降三月苦熱錯繆顛倒沴莫大焉陛下宜反躬

罪已兢兢乾乾以微福于上  
**生豕二首四足**  
實參兼戶下必能使反妖災為和氣矣

家生豕二首四足欲以聞  
**牙城物恠**  
李吉甫改柳饒二參曰此乃豕禍屏不奏

咸言牙城有物恠不敢居吉甫  
**茵生帶上**  
鄭注敗前茵命苗除其屏以視事吏由是安

藥化為蠅

楮中藥化為蠅數萬飛走

亳州聖水

李德裕亳州浮屠詭言水可愈疾號曰聖

水轉相流聞南方之人率十戶假一人使往汲既行若飲病者不敢近輦血年老之人率多死而水斗三十干

取者蓋他汲轉鬻于道互相欺誅往者日數十百人德裕屢勅津邏捕絕之且言昔吳有聖人宋齊有聖火皆

本妖祥古人所禁請下觀察使杜牧吹甌裂地杜牧吹甌裂地杜牧今狐楚填塞以絕妄源從之

生毛二尺

吐突承瓘常飾一室藏所賜詔報地生毛二尺惡之躬糞除座之

鬻集城門

鄧景山以文吏拜青齊節度使徙淮南有鬻集城門鄧班語景山曰鬻介物也失所次金不從華之象其有兵

乎未幾宋州刺史劉展反柳宗元貞符曰後之妖淫昏好怪之徒乃始陳大電大虹玄鳥巨

跡白狼白魚流火之鳥劉建鋒傳殿弟以為符斯皆詭譎誕夜卧常有光恠寶晚事揚行密

為黑雲車使與錢鏐戰數有功夜卧常  
有光惟行密知之曰吾今歸汝于兄  
**梟嘯其屏鼠走**

**于前**

路敬潛為遂安令到官有梟嘯其屏鼠數十  
走于前左右驅之擁杖而號敬潛不為懼  
**天雨**

**血**

突厥處羅復會天雨血三日國  
中犬夜羣號求之不得遂有疾  
**突厥雀** 調露初單于  
府立阿史那

泥孰胡為可汗始虜未叛鳴鴉羣飛入塞吏曰所謂突  
厥雀者南飛胡必至此春還悉墮靈夏間率無首泥孰

**累**

**堂下斷臂** 周仁執后母族也方為并州長史殘酷者  
殺戮異日月堂下有斷臂惡之送于野數

夕往視故在是月韋后敗使者誅  
仁執刑人與刀承以臂墮地乃悟  
**梁州大鼠** 五行志弘  
道初梁州

倉有大鼠長二尺餘為猫所齧數百鼠反齧  
猫少遂聚萬餘鼠州遣人捕擊殺人餘皆去  
**狐入李承**

**嘉第**

神龍初有羣狐入御史大夫李承嘉第其  
堂無故壞又秉筆而管直裂易之又裂  
**衡州火**

災

開元十五年衡州火災延燒三百餘家州人見有物大如甕赤如燭籠所至火即發

井中夜有

歎聲

武后時來俊臣家井水變赤如血井中夜有吁嗟歎悅聲俊臣以木棧之木忽自投十步外

泥

像汗下

大曆十三年二月大僕寺有泥像左臂上有黑汗滴下以紙承之血也

空中有若

旌旗狀

元和十二年春青州一夕暴風自西北天地晦冥空中有若旌旗狀屋瓦上如蹂躪聲有日者

占之曰不及五年

翰林院鈴自鳴

元和中翰林院有鈴夜中文書入則引之

以代傳呼長慶中河北用兵夜輒自鳴

井傍石自立

南漢劉鋹四年宮中井傍石自立行百餘

步而玉辟邪

肅宗賜李輔國香玉辟邪二常置於座側一日方中擲辟邪忽一大笑一悲號俄而

涕泗交下輔國惡其恠破之

宮中數見恠物

隱帝即位宮中數見恠物投瓦石撼門扉乃召



羣尼誦佛書以穰之一尼如廁既還悲泣不  
知人者數日及醒訊之莫知其然李業傳  
聚塵如塚

狀楊謹矜每詰朝禮佛像默祈冥衛或一日像前土榻  
上聚塵三堆如塚狀謹矜惡之且慮兒戲命掃去一

夕如初尋而禍  
水石生恠變  
愈謝自然詩  
天裂地拆

文粹皮日休鹿門隱書山鳴鬼哭天裂地拆  
恠甚也聖人謂一君之暴災堦天地故諱耳蛇關于鄭

鷓退于宋  
于鄭鷓退于宋妖不甚於禹矣  
木魅風號

去山精雨嘯旋  
李白過  
有物投瓦礫  
鄭網宅在昭國坊

六夜不絕及移於安仁宅避之瓦礫又隨而至久而復  
還昭國及歸將入方丈滿室懸絲去地三尺不知其數

其夕瓦礫亦絕翌  
鐵騎萬餘  
借凶宅居夜中聞鼓聲之

聲忽見鐵騎萬餘悉長數寸狀如戰鬪兩軍步伍各定軍師進曰天馬斜龍度三壇上將橫行擊四輜車直入無徊翔六甲次第不乖行於是鼓之勝負相當塹室內乃是古塚明器及金象戲局也 狐人立李方感夏夜寢于堂之前軒而空其中堂為晝日避暑之所於一夜忽有巨狐鳴噪于庭乃狐人立跳躍目光進射久之逾垣而去揆甚惡之將曉揆入朝其日拜相集異記 恠者不在於妖祥而在

於政教

皮日休隱書

胡僧呪術

胡僧能呪術生死於人太宗召壯士試之如言而生死傳

奕曰此邪法也若使呪臣必不能行 虬蚪王漁紫石 徐玄之夜讀書見人具甲冑擁一紫衣行案上傳呼云虬蚪王欲觀漁於紫石潭漁具數十人入硯中皆獲小魚玄之大駭以冊覆之畫看皆神策浮屠像沒神策軍有浮屠懿宗膏跪冢無異聞錄

木流血

楊謹於父塚草木皆流血懼以問所善胡人史敬忠敬忠使身桎梏裸而生林中厭之又言天

下且亂勸謹於居臨汝置田為後計後為林甫王鉞作飛牒告謹於本隋後蓄讖諱妖言與妄人交規復隋室

生 誅 坐缺左耳

殷踐猷族子成已晉州長史初母顏叔父敬仲為酷吏所陷率二妹割耳訴冤敬仲

得減死及成已

書囊物

天寶十一載李林甫晨起盥飾將朝取書囊視之中有物如鼠

躍于地即變為狗壯大嗔目張牙視

鼎相關

天寶三載四月宰臣

李適之常列鼎具膳羞中夜鼎躍出相關不解鼎耳及足皆折

抱闕鐵無故頭自落

重安

榮為節度使鎮之城門抱闕鐵時忽無故頭自落鐵為重禁小字雖甚惡之然不悟也

牙帳自破

突厥始單牙帳自破帝問內史令蕭瑀瑀曰魏文帝幸許城門無故壞是年崩豈其類耶

由人興 九

白妖由人興

孽非天作

徵社宮之夢

曹政亂而始亡

降莘邑之神

號德

衰而後減

苟反德而辭常

必降灾而作疹

當有道之日

神不傷人

棄常必

生無釁不作

禍福無門

惟人所召

積不善之家

禍將由已

人無釁焉妖

不自作

人棄常則妖興

氣燄

申繻曰人之所忌其氣燄以取之注云人

如火之所忌其燄不堅正則自取也

殃咎

哀樂失時殃咎必至

吉凶由人

罔有天

災

伊尹曰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

降之百殃

作善降之百祥不善

降之百殃 吉凶不僭

災祥在德

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

子不語

恠力亂神

吉凶成敗各以數至

運命論

國無政不用善

則自取謫於日月之災

傳

孔人無釁焉妖不妄作

魏證

石

賢士

唐有田家每於墓前石人下以肉祭之方此石人能瘡疾人皆禱之疾人愈因號石賢士封氏見聞

記魏溪魔神

荆有魏溪好食白魚日命僕市之或不獲輒咎責僕訪于獵者給之曰向打魚得一

虜因魚而獲不亦異乎僕依所售具白于溪溪喜曰審

如是或有靈矣因寘之榻日夕薦香火數年不壞頗有

吉凶之驗溪友人惡溪所為

桂流泉南中有一泉多有桂子流出因名流

桂泉後乃立屋其上為漢高祖廟而祝之又有胥廟

者其像分其鬚謂之五鬚鬚並有靈應也國史補

寤前生

十

白晉鮑靚

年五歲語父母曰本是曲陽李家兒九歲墮井後問之皆同

羊祜取環

叔

子五歲時令乳母取所弄金環即詣鄰家李氏東垣桑樹中採得時人以為李氏之子祜前生身也

孔

唐紹宿因

唐小說唐紹為給事中同里有中郎李邀情好甚薦開元初詔驪山講武紹時攝禮部尚

書玄宗抱桴擊鼓時未三舍紹奏畢遂斬紹先一日紹謂妻曰吾自幼即省前生前世為杜氏女適王氏子姑

甚嚴吾年十七冬至前一日姑比夜令吾製一羅裙進明服以待容忽有犬入房觸燈燈僵地仆裙上狼籍殆

遍懼姑深責遂舉床以剪刀刺夫偶中其頸刀股折復以一股再刺夫遂斃往者斃夫乃今李邀也明日之死

行戮者必李邀翌日就戮果李邀執刀初一刀不能誅刀折再易乃絕焉

房瑄記前生為僧

唐明皇雜錄房瑄之宰廬也邢真人和璞自太山而來因與携手閑步至夏谷村遇一廢僧堂板竹下掘深數

尺得一瓶瓶中皆要師德與永公書和璞笑謂房曰省此乎棺即洒然悟其為僧時乃永公後身也

### 知亡日 十一

白夫子早作負手曳杖逍遙於門歌曰太山其頽乎梁

木其壞乎 夢坐奠於兩楹之間 石折後漢蜀武樅石折文翁曰

西州石折智士死當會子孫設酒食後三日而卒又折象自知亡日辭訣召九族飲燕忽然死謝

夷吾知亡譙周曰昔孔子七十三亡劉向楊雄七十一

年明年卒時人疑以術知假此言也命盡今日郭璞自云孔豫知終日自誌其墓王績

自筮李嗣真自筮死日自謂有官三年死衢州鄭相如

者自滄州來師事虔虔未之禮間問何所業相如曰聞孔子稱繼周者百世可知僕亦能知之虔駭然自謂云

何荅曰相如有官三年死衢州是年及進士第調信安尉既三年度詢吏部則相如果死五十五斯

壽嘗自視其形視流而疾鼻折山根五十五斯壽矣夢書片紙皎皎白駒在彼空谷傍有人曰空谷也過隙

也予生於角星昂星畢於角為第八宮吾甚厄也杜牧白撰墓誌生天寶訖貞元

命其弟回曰吾生天寶訖貞元乙酉歲十月今死于

汝之手盈吾志矣乃自為誌而卒柳宗元張先生誌自

尅死日文粹呂才東舉子集序臨終月蝕東壁八月月蝕東壁

李泌曰吾當之矣東壁圖書之府大將死而為神韓愈

臣當有憂者未幾果不起餘見月門羅池廟碑柳侯嘗曰明年吾將

死死而為神後三年為廟祀我振鐸而逝尚將入滅入



市乞一直祓人與布袋皆不受振鐸而去告人曰明日東門死郡人相率送出城師厲聲曰今日葬不合青烏乃曰第三日南門遷化人亦隨之又曰明日出西門去人意稍怠第四日槨棺出北門外振鐸入棺而逝郡人奔走出城揭棺視之已不見唯聞鐸漸遠莫測其由南部新書

### 再生 十二

白傳曰晉人獲秦謀殺諸絳市六日而蘇 梁國女子

晉書惠帝時梁國女子許嫁已受禮謝尋而夫戍長安經年不歸女家更以適人女不願父抑之遂得病死後夫還問女所在乃至墓所發塚開棺女遂活因與歸後婿訴官爭之王導議曰此不得以常理斷之宜還前夫朝廷以干寶婢干寶父瑩有寵婢母甚妬夫卒時生推為人妖干寶婢干寶於墓中寶兄年少不審知後十餘年

母發開墓見婢伏棺如生載還經日乃蘇言其父常取飲食與之恩情如舊家中吉山輒語地中不覺惡考之悉驗後嫁孔李嶷五行志開元十七年宣州南陵溫泉蘇之生子

民

光啟元年隰州溫泉民家有死者既葬行人聞聲呼地下其家發之則復生歲餘乃死志紫素元

君

任生隱嵩山一夕聞異香一女子至留詩云我名籍上清謫居游五岳以君無俗累來勸神仙學任不顧

後三日再至入留詩曰葛洪亦有婦王母亦有夫神仙盡靈匹君子意何如任終不顧後任病卒道遇旌幢擁翠輦中一女子吏令任避女子望見呼問笑曰是嵩山讀書薄命漢取吏所持文書曰不得忘情索筆判曰更與三年吏曰此紫素元許飛瓊許澶暴卒三日復生問君有命須回生乃寤其故乃誦詩曰曉入瑤臺露氣清

顧非熊再生

酉陽雜俎顧况喪一子年七十悲傷不已因作詩哭之云老人

並逸志

喪愛子日夜泣成血老人年七十不作多時別其子精  
魂不離其家見父自誓當再為顧家子已而再生年至  
七歲兄戲批之忽曰是兩兄何批  
之一家驚異後名非熊舉進士

擗沙撲人

新安人吳生嘗病熱

死既棺斂忽有一鬼被髮跣足自門而入徑至殯所擗  
沙以撲人人皆驚走即聞推聲喧噪良久瞥見一人衣  
冠儼然入厨中少頃即出去至暮家人乃敢臨視棺已  
開中亦空矣數月吳自建康附書云吾已死矣有鬼救  
我遂活既寢渴甚即入厨中飲訖性猶恍惚不覺出  
門今在都矣後歲餘乃歸人皆呼為吳還魂稽神錄

造化十三

白陰陽不測

多造化

大塊甄形

洪爐孕象

氣甄三才

功成萬化

玄牡

為根希夷之精潛運

埏埴為氣稟  
齋之用無窮

成形成象諒動靜之

有常

相蕩相摩信陶鈞之不息

萬殊之象不同

千變之形無極

圓蓋方輿

上騰

下

形開闢而坎北

氣交泰而氣氤

運以無窮

生而有

覆載設位

物品

流

陰陽為炭

天地構精

雖品彙萬端

而生靈一貫

天長地久

日往月來

元氣

至精

千變萬化

未始有極

天地之大德曰生

人肖天地

之形

肖似也謂首圓象天足方象地

天地為鑪

造化為工陰陽為炭萬物為銅

天地之

物生於有

有生於無

三生萬物

大鈞播物

元氣

萬物變化

一氣

生

陰陽陶蒸

天地生殖

乾知坤作

道生德畜

以萬物為芻狗

天地不仁

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

孔子好惡與人異心

韓愈書自省事已來又見賢者

常不遇不賢者比肩青紫賢者常無以自存不賢者志  
滿氣得賢者雖得卑位則旋而死不賢者或至眉壽不  
知造物者竟如何無乃劉蕡策曰至若念陶造化之柄鈞之道在擇宰相以

所好惡與人異心哉杜審言初審言病甚宋之問等省任之使權造化之柄造化小兒候何如荅曰甚為造化小兒相苦

高議參造化韓愈赴江陵造化何以當鑄劍若使乘酣騁雄

鑄劍酬盧司門四兄詩若執造化關不知誰為助若執造化合元

符交結騰精魄李精誠有所感造化為悲孰鱗豢以徵

而化龍是辜柳宗元

變化 十四

白陰陽不測

多造化

陶鈞無方

變不一

生則有常

無極

于何

不有

莫究其由

雖變化之萬端

蓋生靈之一貫

未始有極

不知其生

物既

反常

事亦感眾

周穆軍士化為猿鶴

歷陽都人變成魚鯨

獸惟毛羣天

馬潛而在水

魚非羽族文鯨飛以排空

獸吸風而復生

鼠蹈火而不死

鳥生

杜宇之魄

蟬化齊女之形

婦化石以望夫

鳥街木而填海

牛哀病以變

虎

黃氏化為龜

長弘血而成碧

泉客泣以為珠

袁公用戲竹之術

元緒

對焚桑之言

察其所由

考以同類

何異野雀入水以成蛤

有同田鼠順時

而化

腐草化螢

野難變

雖變化之多端

亦天地之常理

恠物不敢

惑萬異為一同

文子曰天地之間一人形也故明於性者天地不能負而審於符者性物不能

惑聖人不由近知

遠以萬物為一同孔拂苾

西域拂苾多幻人能發火于顏手為江湖口蟠眊舉足墮

珠玉水化為血

崔彦曾事見妖佐門

橘之蠹

陸龜蒙蠹化橘之蠹則蛻為胡蝶矣

揮霍

紛紜

揮霍紛紜爭變化韓愈汴泗交流

變化若雷霆

上于頓書難推而射勢

今紛變化其難推復志賦

變化成一身

風雲一朝會變化成一身北極詩

心腸一變

化羞見時節盛東都遇春

覽雲測變化

李白遊天竺詩

誰料

蒼天變化誰料得萬事反

覆何所無杜甫杜鵬行

郡邑為魚吏人化鼈

文粹崔融啟母廟碑河淪越雋有郡邑之

為魚水陷歷陽有吏人之化鼈

母變空桑男生破竹

同上崔融啟母廟碑昔者鸞川之上

母變空桑脉水之濱男生破竹美人之虹名婦竦仙娥  
之月作蟾蜍精衛銜石而憤冤女尸化草而成墳山崩  
蜀道臺候婦而無歸石  
立武昌亭望夫而不及  
水變芳醪宣皇在藩時常從駕  
墮馬雪中夜寒甚困  
因求水於巡警者曰我宣皇也及以  
水進舉杯悉變為芳醪大中遺事  
蟻王化飯為臣妾

螺母偷蟲作子孫

白居易禽蟲章

君子變猿鶴小人為蟲沙

李白

古莊周為胡蝶胡蝶為莊周

同上莊周為胡蝶胡蝶為  
莊周一體更變易萬事良

悠飲粟化為血

鄭元璠使突厥還言今突厥  
飯粟化為血不三年必亡

白孔六帖卷九十



欽定四庫全書

白孔六帖卷九十一 唐 白居易 原本

宋 孔 傳 續撰

叛亂 一

寇賊 二

竊盜 三

雜盜 四

奢侈 五

僭 六

叛亂 一

白竊弄凶器

毒痛生民

毒流于下

腥聞于上

稱亂

稱舉也

倣擾

倣始擾也

也亂剥亂天下 不式王命以亂不臣有無君亂心 侵

敗王略 社稷之患 不令之臣天下之反易天明臣不

也 不帥天常 干國之紀 顛越不恭無遺育無育

元兇 有臣不順神之所惡脅君亂國壞法亂紀臣而不臣 阻

兵恃險巨猾元允惠迪吉從逆凶 渠魁賊帥戎毒成元惡

大慙慙亦姦臣竊命 憇間王室憇毒獨亂文子曰世

不能獨亂吠堯之犬史記夫跖之犬可使吠堯苞藏禍心

天吏逸德列于猛火 自底不類類善穢惡彰聞虞有

三苗夏有觀扈商有妣邳周有徐奄皆諸侯賊臣聞釁

有無君之心 人反德為亂孔興元軍亂溫造興元

絳泉謂造可夷其亂文宗亦以為能乃五州獠叛馮盎

投檢校右散騎常侍山南西道節度使

壽初為宋康令潮成等三州獠叛盎馳至京師請討之

文帝詔左僕射楊素與論賊形勢素奇之曰不意蠻夷

中乃生中土不寧狄仁傑疏曰邊鄙暫警不一軍思亂

是人

王度休李抱真擢都虞候抱真卒元仲經等謀樹其子

緘一軍思亂度休正色語衆曰軍王軍州王士也帥亡

當粟天子何有妄謀李愿長慶中徙宣武用婚家審緩

衆服其言得不亂

臣則等因衆不忍夜斬緩首愿聞變不及甲與左右數

人絕而逸奪野人乘馳以免其家死於兵三子匿而免

兵既亂因大掠**封建論**秦有天下裂都會而為郡邑不

推李齊主後務數載而天下大壞時則有叛人

而無叛吏漢矯秦之枉立宗子封功臣然而郡邑居半

時則有叛國而無叛郡唐興制州邑立守宰然猶禁猾

時起虐害方域時則**生於放肆**李絳帝問玄宗開元時

有叛將而無叛州**生於放肆**致治天寶則亂何一君

而相反邪絳曰治生**巴獠**于邵為道州刺史徙巴

於憂危亂生於**放肆**州會歲饑部獠亂薄城

下劭勵兵拒戰且遣使喻曉**巴獠**天下崩騷李巨川乾

可降邵儒服出賊見皆拜即引去

士方天下崩

騷乃去京師

**生民厄會**

逆臣贊曰生民厄

會必假手于人者**謀去衣冠有**

**望者**陸辰徙遷洛柳璨始附朱全忠謀去衣

冠有望者**生民厄會**必假手于人者**謀去衣冠有**

**望者**冠有望者**生民厄會**必假手于人者**謀去衣冠有**

**望者**冠有望者**生民厄會**必假手于人者**謀去衣冠有**

**望者**冠有望者**生民厄會**必假手于人者**謀去衣冠有**

**望者**冠有望者**生民厄會**必假手于人者**謀去衣冠有**

**望者**冠有望者**生民厄會**必假手于人者**謀去衣冠有**

**望者**冠有望者**生民厄會**必假手于人者**謀去衣冠有**

**望者**冠有望者**生民厄會**必假手于人者**謀去衣冠有**

**望者**冠有望者**生民厄會**必假手于人者**謀去衣冠有**

運所鍾

五代周世宗賜南唐李景書

晝伏夜聚

廣王全昱傳衡王友能為宋滑二州留後

陳州刺史所至為不法而奸人多依倚之陳俗好淫祠左道其學佛者自立一法號曰上乘晝伏夜聚男女雜

亂妖人毋乙董乙聚眾稱天子建置官屬友能初難院縱之乙等攻劫州縣末帝發兵擊滅之五代史

之會

李嶠外阻內訌郭子儀

遭時屯棘

馬嶽猱猱擇肉於馳道

豺狼整居於禁闈猱猱擇肉於馳道贅牧河中後請罷兵狀國朝均於絕緹

疏社稷有危於緹旒九廟鞠陷於匪人六師出次於郊

邑陸宣公奏議變生都輦盜據宮闈九廟鞠陷於匪人六師出次於郊邑

黨姦又有顧瞻懷二叛換黨姦其類實繁

同上儻有問昂之雄圖滔天劉蚘蘇南海崔尚書書雖有豎

子弄兵曾無筋穿皮殺人焚廬文粹李庚東都賦殺人如刈焚廬若難掃臺榭

之灰收京野之骨傲郡國侵氛其氣豺虎其心于公異之版在驗地官之籍列

露布包藏逆謀參會凶十月即為糞粉期杜甫青絲殿德祿氛其氣豺虎其心

時十月即為糞粉期未如面詔令不出城門國制撓弱縲歸金闕萬一皇恩下玉墀

賈生慟哭時也杜讓能諫三宰嘯凶叱奪晨林甫將蕃昭宗言

黃屋犇唐史贊木將壞蟲實生之國將亡妖實產之故三宰嘯凶叱奪晨林甫將蕃黃屋犇叱質敗謀

興元聖崔柳其出穰穰隊以萬數韓愈聖德詩萬牛齋倒持李宗覆肉萬甕行酒以錦纏

服以紅帕首有幪其克有餌  
其誘其出穰穰隊以萬數  
逞豺聲以欺天恣狼心而

犯上柳湍青狀惡稔禍盈鬼怨神怒同上表相狀惡稔禍盈

肆欺誣天兵四臨所至皆捷數有關中亂何曾劍外清春遠再有朝

廷亂難知消息真傷春奪馬悲公主登車泣貴嬪傷春反

氣凌行在贈李秘書同上妖星下直廬同上鳳闕悲巢鵬鷓行亂

野麇元稹詩遭鯨鮪之蕩汨杜甫太廟賦遭鯨鮪之蕩汨荒歲月而沸渭神器

臬兀而小人响喻歷紀大破瘡痍未蘇太清宮賦玄豈正色白亦不分

祭房相文玄豈正色白亦不分培塿滿地崑崙無羣乾坤慘慘虎狼紛紛城邑自守聲鼓

相聞同上惡木生槎枿之英猥狗吠豸牢之主于公異破朱泚露布勢

同颶馳衆若螽集同上河關雲擾五方丘傳時天子在西河關雲擾君暗

政亂兵驕民困周臣王朴獻平邊策曰唐失道而失吳蜀晉失道而失幽并觀所以失之由知

所以平之術當失之時君暗政亂兵驕民困近者姦於內遠者叛於外小不制而至於借大不制而至于濫天

下離心人不用命吳蜀乘其亂而人有覬心亂由是生

竊其號幽并乘其間而據其地蔣仲言比爵賞稍易人且偷帝愕然曰偷則亂矣伸曰否非遽亂但人有覬心亂由是生帝嗟嘆再三聚

為起穢之物腥彼宮闈散作旬始之妖孛于躔次于公異

嘯凶命醜阻兵安忍長戈指闕流矢射天穿高墉以鼠牙毒王師以蠶尾罪踰羿浞惡貫



泉鏡 九門回望塵分土 六龍夜馭兵衛疲縣官無人具

上 類之備上命徹行宮太宰御馬亭士津陽門詩

### 寇盜二

白保聚

薦食

傳曰吳為封豕長蛇以薦食上國

罔不寇賊

書

鴟義姦

穴奪攘矯虔

鼠竊

狗偷

蜂蠆之毒

倣擾

狡猾

艱

難其身

蝥賊完聚

黃巾

赤眉

綠林

並賊名

在外

為姦

萑蒲

鄭國多盜聚人於萑蒲之澤子太叔與兵以攻之傳

人多相掠

行

險 徵倖

草竊

於草野中竊盜也書曰殷人好草竊姦穴

寇攘

人自得罪寇攘姦穴

殺越人 于貨 扭于姦宄致寇 探丸 尹賞子心守長安令閭里少年殺吏受財執仇

相與探丸為彈得赤丸者斫武吏黑者斫文吏白者主 治喪城中薄暮剽劫賞治獄名虎穴數百人枕籍而死

拔劍抗賊 朱暉與家屬遇盜時年十三拔劍向前曰財物可得諸母不可得今日朱暉死無避賊壯

其志遂 不言盜掠 姜肱兄弟為盜掠奪衣物郡中怪問捨之 終不言盜賊感悔就肱舍叩頭乞還

所掠肱不受勞 賊還物 戴封字平仲遇盜悉被掠奪唯以酒食而遣之 餘七縑賊不知處追以與之賊

曰賢人也 肆掠 劇賊 剪伐將出凶於臬獍 宜致伐於鯨鮓

無縱滋蔓之草 以芥漏網之踪 詰誅暴慢以遏亂略 無使滋

蔓蔓難圖也 多行不義必自斃天人致誅 除惡務

本既殄元兇

乃封京觀

商罪貫盈天命誅之

掃攬搶乘

王怒

行天伐

啓滅有扈而夏功昭

成克商奄而周德著

仗黃鉞之威

取彼凶殘

殲厥渠魁

誅戮既不化於皇風

宜致

於

赤既苞無君之心

難赦不

咎既自貽

罪亦

當正無赦之

刑

以懲莫大之罪

棄屍京觀

懸首藁街

既殄元兇

乃樹

敢逃刑命

肆

朝市千國之紀

其有顛越不恭則殄滅之無遺育無俾

易種于茲新邑

易種謂生種類也

禮曰臣弑君子弑父凡在官

者殺無赦殺其人壞其室汙其宮而瀦焉有常無赦

以干先王之誅

以災于厥身

刑亂國

用重也

魯從

殲厥渠魁魯從罔治舊染汙俗咸與惟新

書胤在義和之辭

蚩

尤作亂延于平人

言延及平善之人

改行率德自新

比屋可

誅庶自及於迷塗

難加誅於比屋

與亂同道

彊者脅弱

衆者

暴宜絕惡於本根

難聽亂於枝葉

要君子曰臧文仲以防求

為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以防色要君

要君者無上

君子謂宋華督有無君之心

子犯投辟於河文公曰

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

子曰事君三違而不

出境則利祿人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劫質執子求

貨

後漢喬元字公祖遷太尉以疾罷就罾里舍元小子十歲獨遊門次有三人持杖劫之入舍登樓求值元

與司隸圍守恐殺其子未敢迫之元瞑目呼曰姦人無狀豈以一子之命以縱國賊元子亦死元乃詣闕請劫

質者不得贖以財實以執母妻子

後漢李忠進圍鉅鹿王郎遣將攻信都信

都大姓馬寵開城內郎衆執太守及忠母妻子而令親屬招忠時寵弟從為校尉忠殺之諸將曰家屬在人手

殺其弟何也忠曰縱賊不誅二

又邳彤字偉君從征伐王郎所置信都守捕

心也世祖聞而美之家屬亦全彤曰降者封爵不

彤父弟及妻子使為手書報彤曰降者封爵不又趙苞降者滅族彤泣報曰事君不得顧家遂不去之

豪為遼西守遣吏迎母及妻子臨到為鮮卑寇鈔載之以擊羣賊出母示苞涕泣母謂曰昔為母子今為君

臣不得顧而私思毀而忠節母又曰昔王陵云云爾其  
以勉苞即破賊母妻皆死苞殲葬靈帝策弟封侯既而  
曰食祿避難非忠殺母全義非孝又孔奮字君魯為武  
將何面目立天下遂歐血而死都丞賊魏茂等攻  
郡守奮追急乃執奮妻子奮五十唯有二執大將魏夏  
子終不顧遂擒賊妻子亦死世祖褒美之執大將侯惇  
元讓與呂布將偽降因共執惇責以寶貨惇將韓浩乃  
勒兵營門遂詣惇所叱持劫者曰汝執劫大將復望生  
耶吾受詔討汝寧以一將軍縱爾乎因泣謂惇曰奈國  
法何但召兵擊持質者持質者惶怖斬之惇亦免太祖  
因著令有持質者執宿衛臣趙廣漢為京兆尹富人蘇  
皆當并擊勿顧

**執宿衛臣**

趙廣漢為京兆尹富人蘇  
回為郎二人劫之廣漢將

吏到家使人曉賊曰京兆尹趙君謝兩卿無得殺質此  
宿衛臣也二人驚愕出戶叩頭廣漢使獄吏厚遇之

**孔盜賊衰**

崔安潛領四川節度史倚高駢為姦利  
者皆誅之數更除繆政於是盜賊衰  
刺用

事大臣

裴度王承宗李師道謀緩蔡兵乃伏盜京師刺用事大臣已害宰相武元衡又擊度刃三進斷

鞞刺背裂中單又傷首度冒死得不死共道駭伏獨騶王義持賊大呼賊斷義手度墮溝賊意已死因亡去

推埋掠寇

竇建德邑人孫安祖盜羊為縣令捕劾笞辱安祖刺殺令亡抵建德陰舍之時山東飢羣

盜起乃謀曰丈夫不死當建功于世渠為亡命虜乎承間竊出推埋掠寇足以自資因得聚豪傑且觀時變以

就大計安 大連州縣小阻山澤

劉文靜曰上南幸兵填河洛盜賊蟬結大連州

縣小阻山澤以萬數

城闔外即戰場

表寂曰秦王將舉兵狀因言今盜徧

天下城闔 盜劫其家

竇建德盜夜劫其家建德立尸下盜入擊三人死餘不敢進請具尸

建德曰可投繩係取之盜投繩建德乃馮盎 番馬新興自縻使盜曳出躍起捉刀又復殺數人 名賊高法

澄洗實徹等授林士宏節度殺官吏盡率兵破之寶徽

兄子曰智臣復聚兵拒戰盡進討兵始合輒釋胄大呼

曰若等識我耶衆委捕盜將徐商徙節山南東道地多

戈袒而拜賊遂潰捕盜將山棚為剽賊商取材卒為

捕盜將別為屯營寇所發會兵討捕安潛歷忠武節度

輒迹捕捕必得遂為精兵使王仙芝寇河南

安潛首請會兵討捕號手打宗室巨楊國忠謂巨曰比

令精明賊畏之不犯境來人多口打賊君不爾乎

巨曰誰為相公盜賊出境王播為京兆尹時禁屯列畿

手打賊者乎內者出入屬鞞佩劍姦人冒

之以剽劫又勳戚家馳獵近郊播請士無鬪志屈突通

一切苛止盜賊不能隱皆走出境隋政益

亂盜賊多士無鬪志諸將多覆通所過剽略崔鉉屢劾

每向必持重雖不大克亦不敗負所過剽略叛自桂管

北還所過剽略鉉聞大募兵屯江湘邀賊羣盜感愧元

歸路賊懼更踰嶺自淮而北朝廷壯其志



膺釋囚歸之而戒還期吏白不可答曰吾以信待闔境人人豈違我如期而至由是羣盜感愧悉避境去闔境

無盜賊

呂諲為荊州治尚威信故軍士用命闔境無盜賊

以仁愛賊無敢害

謹裴

為淮安司戶楊琳等亂劫吏多死惟謹以仁愛故賊約其屬無敢害

撤私邑山房千四百

舍

李德裕為浙西觀察使撤私邑山房千四百舍寇無所廋蔽

毀山房三千餘所

王

威為忠武節度使毀山房三千餘所盜無所容

自記平賊一篇

裴休父肅貞元時為浙東觀察

使劇賊粟鍾誘山越為亂陷州縣肅引州疾雷將鄭畋兵破擒之自記平賊一篇上之德宗嘉美疾雷將為鳳

隴節度募銳兵五百號疾雷將境中盜不敢發發輒得會巢陷東都俄而賊使至諸將皆欲附賊畋聞諭不可

伏兵高難泊劫

王鐸徙義昌節度使鐸世貴出入裘馬鮮明妾侍且衆過魏樂彥植子從訓心

利之李山甫者數舉進士被黜依魏幕府內樂禍且怨  
中朝大臣導從訓以詭謀使伏兵高難泊劫之鐸及家  
屬吏佐三百餘人皆遇害朝廷  
微弱不能治其冤天下痛之

**質家族誓兵討賊**韋昭

昌符亂興倉卒昭度質家族於禁  
軍誓兵討賊士感動乃平昌符

**盜射李石**三年正月石將朝騎

至親仁里狙盜發射石傷馬逸  
盜邀斫之坊門絕馬尾乃得脫

**徧南山五谷**李抱玉廣德中時吐

蕃入寇帝次陝羣盜徧南山五谷間東拒號西抵岐推  
剽不勝計詔太子賓客薛景仙為南山五溪谷防禦使

引兵招捕又不克更詔抱玉討賊抱玉盡得賊株抵  
隧分兵守諸谷使牙將李崇容精騎四百自桃林號川

襲之賊帥高王脫身走城固山南西道張獻  
誠擒以獻悉索支黨斬之不閔旬五谷平

**賊避其鋒**

崔光遠為京兆尹會賊黨剽涇陽休祠房推牛呼飲光  
遠刺知之率兵夜趨其所使百騎穀滿穀其前命驍士

合謀賊醉不能師斬其徒二千得馬千數俘一首長以獻自是賊常避其鋒數犯州縣時議

曰乃今河北森逆不盡山林江湖亡命尚多盜賊數犯州縣百姓轉徙踵繼不絕將士臨敵而奔賢人君子遁

逃不出捕支黨皆盡李栖筠為常州刺史宿賊張度保陽

斬支黨皆盡里無吠狗支黨磐結李光承泰初宣饒劇賊方清陳

結茂請以秋浦置州扼衿要使不得合從李勉是其計奏以宣之秋浦青陽饒之至德置池州即詔茂行州事

夾河為藪劉晏以為東垣底柱澠池北河之間六依山

為剽劉潼歷京兆尹山南有劇賊依山為剽宣宗怒欲討之宰相崔鉉曰此陛下赤子迫於飢寒弄兵山

谷間不足討請遣使蝟奮為判官李靈耀叛少游屯淮

喻釋之詔潼馳往

上所在盜賊蝟奮德宗初湖南峒賊王國良驚剽播儲肯力給軍興州縣不可制詔播宣輯播且言

奉詔平賊有如不受命臣謂發州兵翦定之帝曰善克殄大盜李晟帝至自梁晟

駐馬勞之晟再拜頓首為盜剽脅孔緯蕭邁雅不喜及帝避朱玫次陳倉惟

黃門衛士數百扈乘輿詔拜緯御史大夫令趣百官至行在時羣臣露頰盤屋為盜剽脅衣囊略盡緯謁宰相

欲有所論適與裴澈怨盜賊顯行崔郾改岳鄂等州觀田令孜不欲行辭不見察使自蔡人叛岳鄂

常苦兵盜賊顯行郾修治鎧仗送租賦為盜所奪張

追窮躡上下千里歲中悉捕平福攝舒廬壽團練使州送租賦詣都至穎為盜所奪

福領輕兵尾襲賊倉卒不得戰悉擒之盡得所亡并先掠人妻女蝟結劉知諫客封州黃巢自嶺表北還潮湘財畜萬計蝟結知諫因據封州有詔即授

判 誅宿盜

顏泉明拜鄂令誅宿盜人情翕然

道無寇跡

田仁會遷勝州都督境有夙賊

依山剽行人仁會發騎捕格夷之城門夜開道無寇跡

劉蕡策

官亂人貧盜賊並起土崩之勢憂在

旦夕即不幸因之以疾癘繼之以凶荒陳勝吳廣不獨起於秦赤眉黃巾不獨起於漢

以戲禦劇

賊安祿山反蕭穎士往見河南採訪使郭納言禦守

計納忽不用嘆曰肉食者以兒戲禦劇賊難矣哉 鴟

峙二京

李翰傳張巡功狀曰張巡忠誼奮發率烏合守雍邱潰賊心腹及魯吳棄甲宛葉哥舒翰敗績

潼關賊遂盜神器 峙二京

遺貨布路

黃巢賊破陽武圍鄭州不克 塏聚鄧汝問關以東州縣大

抵皆畏賊嬰城守故賊放兵四略殘郢復二州所過焚剽生人幾盡官軍急追則遺貨布路士爭取之率逗撓

不殺人如藝 僂路圍福州觀察使韋岫戰不勝 前殺入如藝 弃城遁賊入之焚室廬殺人如藝

城府窮

為荆菜

秦宗權進破東都圍陝州使秦彥寇淮泚秦賢略江南宗衡亂岳鄂賊渠率劉慘所至屠老懦

焚屋廬城府窮為荆菜自關中薄青齊南繚 憑培塿以

荆郢北巨衛滑皆屬駭堆伏至千里無舍煙

自固合莖脆以為強柳宗元討黃賊狀憑培塿以自固合莖脆以為強劫脅使臣侵暴列

郡雖狐鼠之陋無足示威而蜂蟻之毒猶能害物必資翦伐方致和平

舉宗肆暴恃狡兇

之穴

踰伏偷安憑孽狐之印

縛壯殺老啼且號

柳宗元寄韋珩到官數宿賊滿野縛

壯殺老啼且號

盜賊縱橫

杜甫寄栢學士林居盜賊縱橫甚密迺形神寂寞甘辛苦

大盜割

鴻溝如風掃秋葉

李白徒堅黨合事鉅寇牢或據深山或

閉官道

杜牧賀擒賊表

唐亡諸盜皆生於大中之朝

太宗之遺德餘澤去

民也久矣而賢臣斥死庸儒在位厚賦深刑天下  
愁苦方是時也天將去唐諸盜並出唐逆臣贊  
逆賊

一奮中原割裂

吐蕃贊玄宗有逸德而拓地太大務遠  
功忽近虞逆賊一奮中原割裂訖二百

年不得復完  
以至陵夷

高難泊廣表數里

竇建德兵伐遼補隊長  
會邑人孫安祖乃謀曰

我聞高難泊廣表數里葭葭阻奧可以遠難承間竊出  
推埋掠效足以自資為招亡兵使安祖率之入高難為

盜後自號漫天王築壇於河間  
樂壽自立為長樂王更號夏王 宣伊山川間迴首盜賊

杜詩

繁漫山賊營壘迴首得無憂

同上 綠林寧小患

同上 淘物

黃巢陷京師甫數日因大掠縛箠  
居人素財號淘物富家皆蹙而 驅擊殺八萬人血流於

路謂之洗城

黃巢復入京師怒民迎王師縱擊殺  
八萬人血流於路可涉也謂之洗城 驂衢

殺人

李揆京師多盜至驕衛殺人尸溝中吏褻氣李輔國方橫請選羽林騎五百備徵捕揆曰本朝置南

北衙文武區別更相檢伺今以羽林代金吾忽有非常何以制之輔國議格如蝟毛而奮王

充等贊場帝失德天醜其為生磨牙搖毒其劇者若李人顯辜羣盜乘之如蝟毛而奮密因黎陽蕭

銑始江陵竇建德連河北王世充四出侵暴屠燒縣邑舉東都皆磨牙搖毒以相噬螫

環其地數千里莫不被狼扈徒狼扈鋒蝟斧塘柳平淮其毒韓愈與柳中丞書

武哀光鞠頑聿擒其良右翦左屠聿擒其良其良人搖鋒蝟斧塘

不寧事變難測陸宣公奏議寇亂有益翦滅屢犯州縣無期人搖不寧事變難測

文粹元結時議今所盜賊不起今日天子往在靈武無在盜賊屢犯州縣



二十為大將

英公言我年十三為無賴賊逢人則殺十五為難當賊所不快者殺十七八為好

賊上陣乃殺二十為大將使

猶張蹭蹬之鱗

于公異朱

兵以殺人也出隋唐嘉話

大略居人皆產

田神功傳劉展反大略居人皆產發屋剔節

豺狼塞路人斷絕

烽火照夜旆縱橫杜甫擇悶

效數者時聞於道路

穿窬者或縱於鄉閭

白居易去盜賊議方今禁科雖嚴杼鼓未靜效數者時聞於道路穿

窬者或縱於鄉閭

寘蝨賊於其心

元稹論討賊表葦爾微醜天將弃之寘蝨賊於其心假螻

蟻以為聚忠臣孝子思得食肉

除剽寇盜宇縣清夷

韓愈賀冊尊號表

賊塲連

白翟戰瓦落丹墀

杜詩

長江連海羣盜如麻

驟雨絕絃不可尋逐無闕

可開無要可防  
杜牧上李太尉

剽寇日旁午

鄭從謹時承軍亂剽寇日旁午從謹既視事奸無度

情乃推捕反  
賊誅其首惡

方地數千里不識盜賊

韓文草間求活  
李密

讓曰今羣豪競興公宜先天下攘  
除羣凶寧常剽奪草間求活哉

道路剽奪

王世充傳

使者  
苦之 孽氣腥焰

所以亡隋觸唐明德折北

瘕叛殘孽衆

不盈萬

隱太子建成劉黑闥亂河北王珪等進說曰今黑闥瘕叛殘孽衆不盈萬利兵塵之唾手可決

請往  
討之 陵驚郡邑

杜牧賀

竊盜

白既貪財以肆心

乃行險

蓄行險之心

窮斯

遇慢藏之

貨

獲則取之 竊財 竊人之財

猶謂之盜 竊賄為盜

盜賊公行

盜器

盜憎主人

充斥

言多也

盜有所在

荏蒲

見賊門

窮斯

濫矣 小人 穿窬之盜

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

約斯盜

小人貧斯約

行險

小人行險以求僥倖

法令滋彰盜賊多有

草

竊

書曰殷人好草竊言草野竊盜以為奸

寇攘

書曰凡人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攘奪也言

殺人 以 致數

鴟義姦宄致數矯虔

吾盜

臧武仲謂季孫曰召外盜禮焉何以止吾盜

外

盜 外境

貪冒之人將寘力焉

既貧斯約

謂富可求

求浮雲

之富

緘滕

局

揭筐之徒

筐

人患盜之昭也

誨盜

暴客 殺之無罪

周禮凡盜賊軍鄉邑及家人殺之無罪注若今無故入人家牽引欲犯法

者其時格殺之無罪

相翔

秋官野廬氏掌賓客至有相翔者則誅之注云相翔猶倡佯觀伺將為盜也

外戶不閉

謂無盜也

盜亦有道也

跖曰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先入勇也後出義也知可

否智也均分仁也

大盜

小盜

探囊發價

莊子曰將為胠篋探囊發匱之盜而

為守備則必攝緘滕固扁鑄此世俗之所知也巨盜至則負匱揭筐擔囊而趁唯恐緘滕扁鑄之固

教

盜

齊之國氏大富宋之向氏大貧請其術國氏曰吾善為盜向氏聞為盜之言不喻為盜之意遂踰垣穿宇

手足所及無不探取俄而巨獲賊罪沒先人之產國氏

曰嘻為盜之道天有時地有利雲雨滂潤山澤田產育

生吾禾黍植吾種陸盜禽獸水盜魚鱉皆天地所有

豈吾所有吾取之故為盜夫金玉珍寶人之所聚盜之

獲罪宜哉向氏以為重罔已也晉侯之豎頭須竊藏以逃傳不殺盜曹

為圉令以禮化民有他鄉盜五人入圉界捕之太守馬嚴促殺之喪曰絕人命者天亦絕之舉陶不為盜制死

刑遂不殺嚴奏犇伏逃犇晉以士會將中軍於是晉

吾聞禹稱善人不善人遠善人在上則國無佞人不仁者遠矣舜有天下舉臯

有耻且格格改也外户不閉大道之行云云路不拾遺子產相鄭使民

不為盜 絕巧棄智盜賊無有 盜賊伏隱傳知禁

崔蒲久靜桴鼓不為頃因魯賞庶其暫聞旋見晉用士會終

奔四封之詰十里不歸死於司敗宜勿使逋逃 掩藏

欽定四庫全書 白九六帖 五

惡既相濟罪亦均甲非歸死乙則保奸入懷之鳥漏網掩賊毀傳

則為賊掩賊為藏賴少皞氏有不才子掩隱賊義隱賊好行凶德惠姦疾

荒閱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閱閱蒐同罪楚文王作僕臣

器與盜同罪若以二文詰盜季孫謂臧武仲曰我有隱之法取之盜有所在

慝慝也蒐慝藏利淫匿容隱窮鳥入懷逋逃主

萃淵獲全濟難私匿竄身隱死百家之邑藏亡

匿湖陽公主謂世祖曰文叔為白庇其賊人而取其地

傳囊索廣川王國多盜張敞以耳目發起賊名區處王

姪及同族劉調等通為囊索注容止盜賊若囊

索威 盜有所在無留惠 摘伏舍慝季布窮猿犇林 則止者走

鹿赴陰急何 招誘晉高陽王睦招誘通亡變姓 亡抵張

逃亡抵孔融兄喪喪不在融舍之州 沉命漢王温舒等

郡井收褒融二子爭死竟坐喪罪 過一飯漢詔捕辛興與與紀宣

犯法盜賊命逃亡也 過一飯漢詔捕辛興與與紀宣

命皆藏匿命逃亡也 過一飯漢詔捕辛興與與紀宣

去宣不知情 坐繫獄自殺 長寇 救其患難誠為 匿乃姦回則非 救

難雖容於投足嫉惡終昧 季布獲全於朱家元節 匪死

疑枉瓜李古詩曰君子防未然不處嫌疑 薰猶 狐

疑狗厚誣薄盜辟 儀答數百不伏 疑金直不疑為郎 不

疑盜金不疑買金償之  
後知非亡金者大慙

似是而非 研覈是非 瓜李

可疑

滿滬難別

拾塵惑孔

顏回炊有始煤入飯中

妄意良人

元帝引宰相御史條責職  
事曰惡吏負賊妄意良人

猜禍

王温舒為中尉召猜禍

作禍害之鄰人父

史宋人有天雨壞墻其子曰不能築將有盜其鄰人父亦言之後果大失財物

其子乃疑鄰人父盜之

疑絳

陳重景公同舍郎告歸誤持鄰舍郎絳去主疑重終不申說市絳還之後

歸者持絳還主事乃顯然

賞用聞仲弓之誠子

亦既

遇管氏之知

人由斯入用

人之縱欲

大為防而猶踰

法以止姦

小不忍而恐亂

晝伏夜動

始見穿窬之心

今是昨非

旋聞砥礪之節

若容已露之姦

恐誘將來之盜

作姦



者如可舉

為善者無乃疑

請敦理道

無啟

既捨而罪

乃升

唯善

所在

雖盜何傷

惟賢是求

雖盜必舉

棄瑕錄用

補過

所宜權以救

世

不可垂以訓人

若行其權道開以倖門則寇所由興法不可

禁若貸前定之法

是誘後來之姦

見小善而必求

財難

踰大防

而不禁

敢將若何

不竊

子曰荀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遇盜

管仲遇盜取二人馬以上為公

臣曰所與

遺布

陳寔字仲弓為太邱長有盜入其家伏梁上寔覺之召諸子戒之曰不善人未

必本惡習以性成梁上君子也盜聞自投伏罪寔曰君貌非惡人當貧耳遺布二疋而遣之

賞盜

鄰

其以漆閭邱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於從者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不可詰也季孫曰我有四

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庶其竊邑以來子以姬氏妻之其次阜隸與

馬其小者衣裳劔帶是賞王烈字彥方有盜牛者主得盜也而去之其或難焉

烈聞遺布一端以激之後有遺劔於路有一人守之以待主乃盜牛者

機赴洛船裝甚盛揮其徒掠之思登岸據胡牀坐指揮機遙謂曰卿才美如此何作劫耶若思流涕投劔謝罪

定交 機遂與 捕捉不歸死於司敗 宜勿佚 周禮以比追胥

追逐寇也胥 唯田與追胥竭作 行也 逐寇如追逃 犇

秦之盜 執其有罪 書曰 庶羣飲汝勿佚盡執 出匣

之兇 漏網 鷹鷂之逐鳥雀 視盜 卻雍能視盜察眉知

雍必不得其死  
**赭衣**  
張敞為京兆尹長安多盜敞求得

諸偷首長乃以赭汗  
**枹鼓**  
張敞為京兆尹枹鼓追盜鼓也  
**把重罪**

小偷衣令吏捕之  
王温舒為廣平都尉擇敢往吏皆把其  
陰重罪而縱使督盜即有迴避吏之  
**伺候先知**  
壽字

贛補小黃門以伺候  
先知姦罪盜不得發  
**怒殺盜**  
張酺為東都史有殺盜者

不至死盜徒皆飢  
寒何窮其法乎  
**三科募壯士誘賊**  
虞詡升卿為朝歌

募壯士攻劫為上殺人偷人為次不事家業  
為下恕其罪使入賊誘令劫掠以伏兵待之  
**緩追逸賊**

殺越逐  
臣妾逋逃  
**延耆老致寇賊**  
定襄大姓殺吏拜班

日為供具者老知首豪懷恩醉酒具言  
盜賊亡匿處乃分部收捕旬日盡得之  
**耳目發奸**  
張敞

史以耳目發起盜賊主名區處比三輔張敞請治劇郡吏追捕有功者願比三輔尤異以勸善上許之

縫衣以綵緹虞詡升卿為朝歌長賊數千屯聚詡遣貧人能縫者傭作賊衣以緣其裾為識有出

市者輒擒拒捍追捕晉周訪士遠時有訪同姓名者罪當死吏誤收訪訪奮擊收者數千人皆走而

歸於帝帝不罪之孔以稽禁禦陸贄視盜盜有無以稽禁禦竊其衣囊楊再思初

調元武尉使至京師舍逆旅有盜竊其衣囊再思遇之盜窘謝再思曰而苦貧故至此囊中檄無所事幸留他

物可持去初謹視陸希聲上言人窮斯詐起為姦盜宋

不為人言光書曰數年以來猛吏奮毒急政破資馬困斯絕汴流俟人窮斯詐起為姦盜從而刑之良可嘆也

羅立言改陽武令設為償所亡袁滋華州刺史得盜賊

鎖絕汴流姦盜屏息哀其貧窮為償所亡

姦夫盜兒

蘇源明史思明陷洛陽有詔幸東京將親征源明因上疏極諫曰姦夫盜兒連牆接棟磨

勵以須陛下之出御史大夫必不能澄清禁止

鼠竊狗盜

陳子昂上書僮鼠竊狗盜西入陝郊東犯

虎牢取教倉一杯粟陛下何以過之

### 雜盜

四

白妻

巫臣有桑中之喜疑將竊妻以逃也傳

藥

姮娥竊羿不死藥食之飛入月中

殞

晉蔡裔撫林一呼二盜俱殞

如雷震有二盜入其室

魚

世說王承為東海小吏盜池魚獲之承曰文王之圃與衆

共之池魚何足惜乃釋之

踰垣牆竊馬牛

書曰無敢寇攘云云

香

韓壽羊其父

而子裘

孟嘗君有能狗盜入秦官藏

東陽

國語曰子木

證之內盜狐白裘獻秦后遂免難

白孔六帖

十九

盜使殺

**西鄙**

傳樂盈過周之西鄙掠之注云劫財物也

**柳**

晉陶侃士衡為荊州牧性聰敏尉夏

施盜官柳種於已門侃見駐車問曰此

是武昌西門柳何因盜之施惶懼謝罪

**布**

楚江乙母夫

也尹

桑虞子深以至孝稱園中瓜熟有人踰垣盜之虞

除之乃送所盜瓜

**斫樹**

范喬字伯孫臘夕邑人斫其樹告喬伴不聞邑人愧而歸喬

喻之曰節日取柴與

**青氊**

語林曰王子敬卧齋中偷人取物卧不動偷復登厨子敬

曰偷兒青氊我家

**禾**

淳于恭孟孫家有山田果樹有偷恭禾者恭見恐其愧伏草中盜去

乃起馬

孔嵩被竊馬賊自相讓曰孔嵩善士宜盜竊遂送馬謝之

**武卒盜强弩絃**

春秋決獄曰甲為武庫卒盗强弩絃一時與弩異處當何罪論曰兵所居比司馬關入者耗重武備責精兵也

弩藥機郭弦軸異處盜之不至盜武庫兵陳論曰大車無軌小車無軌何以行之甲盜武庫兵當弃市乎曰雖

與弩異處不得弦不可謂弩矢射不中與無矢同不入與無鏃同律曰比邊鄙兵所賊直百錢者當坐弃市

又馬

秦穆公有駿馬為盜殺食之公曰吾聞食駿馬肉不飲酒必死遂賜羣盜酒飲

生刈稻

畧

字文度年飢穀貴人有生刈其稻畧見而辟之去後乃自刈送之鄉里感愧莫敢侵犯

贓物司

厲掌盜賊之任器貨賄辨其物皆有數量賈而揭之入

于司兵

賴奸之用

賴奸人

隱器

傳僕區法曰盜所隱器與盜同罪也

孔

陳子昂疏曰

夫人情以求生為急今有粟麥牛羊為之餌而不救其死安得不為盜乎

先火

馮元常徙眉州刺史劔南有先火盜夜掠人晝伏山谷元常諭以恩信約悔過自新賊相率脫甲面縛

盜

葱

張允濟仕隋為武陽令過道旁有姥廬守所蒔葱因教曰第還舍脫有盜當告令姥謝歸俄大亡葱允濟

召十里內男女盡至奪繒王君廓善盜嘗負竹筍如魚物色驗之果得盜者奪繒具內置逆刺見粥繒者以筍

囊其頭不可脫乃奪盜樹陽城有盜其樹者城盜羊實繒去而主不辨也

德邑人孫安祖盜羊為縣令捕數盜姑家牧羊杜伏威

効答辱安祖刺殺令亡抵建德數盜姑家牧羊以餽伏威

奢侈

五

白聖人去泰

君子戒盈

物惟惡盛

神亦害盈

不以義制

將由

禮無

縱欲

道貴去奢

儉雖諷於蟋蟀

奢則刺於好游

況當示禮之時

自致宣驕



之禍盈不可久貴而能貧不遜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與其不遜也寧固寧儉禮與其奢

也寧去奢老子曰聖人去奢去泰書曰位不期驕祿不期侈貴不與驕

期而驕自至富不與侈期而侈自至故戒之滿招損謙受益欲敗度縱敗

禮以速戾于厥躬窮泰極侈縱欲不度非度所制盈必壓

天之崇侈滋侈泰侈欲不可縱驕奢淫佚所

邪侈惡之大也納諸大惡心侈體汰文選言憑虛公子侈靡何禮

之拘遺咎富貴而驕自遺其咎益之而損盜夸老子曰服文朱厭飲食是

謂盜宣驕以蕩陵德放蕩敗德敝化奢麗怙侈滅義驕淫

矜夸

將由惡終

雖收放心

惟難

處樂

不仁者不可以長處樂

亡

家之主

奢

力敝

華定侈女叔齊曰侈將以其力敝言力盡而敝

侈汰

伯有侈汰終取亡也

裨電指其門莠曰其莠猶在乎

富多

鄭駟崇富而侈嬖大夫也而常陳鄉之車服於其庭鄭人惡而殺之

速朽

桓司馬自為石椁三年而不成孔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

丹楹刻桷

魯莊

公丹桓宮楹刻桓宮桷御孫諫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

冠

鄭子臧好聚鷄冠鄭伯聞而惡之使盜殺之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灾也彼其之子不稱其服子臧有焉

瓊弁

楚子玉為瓊弁夢河神乞之不與果戰敗死之左傳云

戴寶

南宮敬叔必載寶而朝夫子曰

喪不如速貧之愈

峻宇雕牆

示侈

楚子示諸侯侈叔舉曰三公皆示諸侯禮也今

君以汰無乃不可  
乎不聽之左傳  
服美傳曰服美不稱必以惡終  
管氏

有三歸要三姓  
乘肥馬衣輕裘子曰赤之  
玉食漢陳咸為南郡

守者侈  
玉食  
獸炭羊琇作獸炭謂屑  
何曾蒸餅不十字圻不

錢曰無  
抱甕釀酒羊雅冬日令人抱甕取  
鏤蓋朱絃仲

鍾石之懸不移而具劉向新序曰孟獻子如晉韓宣子

具坐罪韓延壽生東  
限利為制度  
悅紛華盛麗史記曰

人之高第者猶云出見紛華盛麗而悅入聞夫相夸石

與王愷羊琇之徒以奢靡相尚愷以糴澳釜崇以蠟代  
薪愷作布步障四十里崇作錦步障五十里崇泥屋以

椒愷屋以石脂愷以珊瑚示

崇崇擊碎之其爭豪如此

錦維舟

吳甘寧字興霸道  
路往止繪錦維舟

去或割弃之以示人之奢也

孔用度奢侈

范傳正宦益達用度益奢侈

享用

段文昌少

駢窳所向皆少諧及居將相享用奢侈士議尤替

驕奢則禍至

柳玘家訓董生有云賀者在門

甲者在閭言受福則驕奢驕奢則禍至

當時第一

崔寬本豪侈城南別墅池觀堂皇為當時第一

為奢侈事

裴淮晚節稍畜伎妾為奢侈事議者以為缺

侈窮人欲而議者不

之貶

郭子儀贊

奢者好親人

所以多過宋子高化書

京師高訾

胡証厚殖財自

奉養車服器用珍侈遂號京師高訾

城中開南北二第室宇奢廣

元載城中開南

北二第室宇奢廣當時膏腴別墅疆畛相望且數十區名姝異妓雖禁中不逮帝盡得其狀本傳

煬帝

奢侈

竇靜授司農卿趙元楷為少卿靜郵其聚斂因會官屬大言曰如煬帝奢侈竭四海自奉司農須公

矣今天子躬節儉屈一人安兆庶惡用公哉元指大慙

侈飲食

李令問厚奉養侈飲食

奢靡

魏徵曰今難得之貨雜然並進玩好之作無時而息上奢靡而望下朴素力役廣而冀農業興不可得已

危

亡之漸

褚遂良帝嘗怪舜造漆器禹雕其俎諫者十餘不止小物何必爾邪遂良曰彫琢害農力纂繡

傷女工奢靡之始危亡之漸也漆器不止必金為之金又不止必玉為之故諫者救其源不使得開及其橫流

則無復事矣帝咨美之

服玩食飲必極豐侈

宇文士及過自奉養服玩食飲必極豐侈

韋陟侈縱

陟性侈縱喜飾服馬侍兒閭童列左右常數十婢於王官主第窮治饌羞擇膏腴地藝穀

參以鳥羽擇米每食視庖中所弃其直猶不減萬錢宴公侯家雖極水陸曾不下筋

後房歌舞伎

百餘

河間元王孝恭性奢

不循法

隴西恭王博人驕侈

曳羅綺甘梁肉故

婦人惟侈麗是好

封德彝楊素營仁壽宮表為土工監

於聲樂以自娛規創鴻侈宮成文帝怒曰素殫百姓力為吾招怨天下素大懼倫曰毋恐皇后至自當免明日帝果勞素曰公

知吾夫婦老無以自娛樂而盛飾此宮邪因大悅素退問何料而知倫曰上節儉故始見必怫然推聽后言婦

人惟侈麗是好后悅則家聲在人

李聽威飾車馬服玩或戒之聽曰家聲在

帝安矣素曰吾不及也人若示衰薄恐不見忠功

盛葺第舍

潘孟陽盛葺第舍帝微行至樂游原

之効吾欲誇而勸之也望見之以問左右孟陽懼輒不敢治

君臣窮極奢以相

誇尚

五代晉臣景延廣天福八年秋出帝幸大年莊還買酒延廣第延廣所進器服鞍馬茶牀椅榻皆襲

金銀飾以龍鳳又進帛五千疋綿一千四百兩馬二十  
 二匹玉鞍衣襲犀玉金帶等請賜從官自皇帝重睿下  
 至伴食刺史重睿從者各有差帝亦賜延廣及其母妻  
 從事押衙孔日官等稱是時天下旱蝗民飢死者歲數  
 十萬而君臣窮極一飲食必費萬錢五代趙釐自以有  
 奢以相誇尚如此功於梁又尚公主  
 聞唐駙馬杜悰位至將相自奉甚豐耻其不及乃占天  
 下良田大宅衰刻商旅其門如市租庸之物半入其私  
 巖一飲食性豪侈王琚自以立勳至天寶時為舊臣性  
 必費萬錢豪侈其處方面去故就新受饋遺至  
 數百萬侍兒數十寶帳備具閨門三百口既失志稍自  
 放不能遵法度在州與官屬小吏首豪飲譟擣捕藏鈞  
 為樂每徙官車從賓客女伎馳弋凡四十年同上苟好  
 馬數里不絕上  
 奢則天下貪暴之史一歲蒿宮茅柱實  
 將回心馬白居易興

國之清猷玉席珠衣乃危邦之弊化希齊  
杯飲之年願躡鴉衣之代中宗斷進獻制  
禁以瑤臺為

麗而不悟南巢之禍殷辛以象箸為華而不  
知牧野之敗謝偃本傳漆器非延

叛之方桀造之而人叛玉杯豈招亡之  
術紂用之而國亡徐賢妃諫疏初王嘆隋夸侈

收進曰峻宇雕牆殷辛以亡土塔茅茨唐堯以昌阿房  
興而秦禍運露臺罷而漢祚永後王奢侈是矜

死一夫之手何能保哉王重其言本傳雕金鏤玉採六合之珍奇剪翠裁  
紅飾三春之草樹即宜

懲革勿用因循唐中宗斷進奇巧制忽彩椽之恭儉追雕牆之侈唐  
魏徵論時政隋煬

帝驅天下以從欲罄萬物而自奉採城中之子女求遠  
方之奇異宮室是飾

臺榭是崇同上苦言嘉謀將作少匠楊務廉素以工巧見用中  
興初表怨已恐其更啟遊娛侈靡之



端言於中宗曰務廉致位九卿積有歲年苦言嘉謀無  
足可紀每宮室營創必務其侈若不斥之何以廣昭聖  
德由是左授陵 **百花煥發** 玄宗每年幸華清宮楊鈺從  
州刺史舊史

每家為一隊着一色花五家合隊照映如百花之煥發  
遺鈿墜烏瑟瑟珠翠燦爛芳馥於路孔平仲續世說

**䟽築臺沼崇峙廡** 魏元忠陳郡男子袁楚客者以書規  
之曰古者茅茨采椽以儉約遺子孫

所以愛力也今公主所賞傾庫府所造皆官供其䟽築  
臺沼崇峙廡山無木石木無近產造之終歲功用不絕

夫為君所以養人非以害人今外戚不 **奉養華裕** 李紆  
助養而反害之是使人主受謗天下

養頗 **一言之悅賞至百萬** 嚴武在蜀頗放肆用度無藝  
華裕 或一言之悅賞至百萬蜀雖

號富饒而峻培 **正寢華顯避不敢居** 田宏正為節度使  
亟斂閭里為空 民服玩僭侈者即

日徹毀之承嗣時正寢華顯宏正

避不敢居更就探訪使堂皇聽事

恃功而侈高崇文為京西諸軍

都統崇文恃功而侈舉蜀

帑藏百工之巧石皆自隨傾貲貨市權貴驩

范傳正宦益達用度

益奢侈傾貲貨市權以寶鈿為井幹

王鉞賜死有司籍第舍數日不能徧

至以寶鈿為井幹引泉激

雷號自雨亭其奢侈如此飲食資身過則生患衣服稱

德侈則生慢

柳公綽

輿服食飲光麗珍豐

裴冕性豪侈既素貴輿服食飲

光麗珍豐樞馬直數百金者常

十數每廣會賓客不能名其饌郭英人

拜劍南節度使教女妓乘驢擊

毬鈿鞍寶勒及他服用日無慮

數萬費以資倡樂未問民間事不能自悛

李愿拜河中

嘗以荒侈敗

不能自悛日費凡數十萬

吳士矩開成初為江西觀察使饗宴侈縱一日費凡

數十萬 盛滿 楊收既益貴稍自盛滿為 家畜聲妓目使頤

令自視王侯 王翰擢駕部員外郎家畜聲妓目 溺器以

七寶裝 後漢孟昶幸晉漢之際中國多故而據險一方 君臣務為奢侈以自娛至於溺器皆以七寶裝

之 玉堂珠殿 南漢劉龔好奢悉聚南 肉臺盤 五代孫晟 海珍寶以為玉堂珠殿 官至司空

家益富驕每食不設几案使眾妓各執 金銀為笏筐瓜 一器環立而侍號肉臺盤時人效之

籬 安祿山帝為祿山起第京師為瑣戶交疏臺觀沼池 華僭帝幕皆緹繡金銀為笏筐瓜籬大抵服御雖乘

輿不地仙 五代張筠居洛陽擁其貲以酒色聲 香聞數 能過 妓自娛足者十餘年人謂之地仙

十里 玄宗貴妃楊氏傳國忠既遙領劍南每十月帝幸 華清宮五宅車騎皆從家別為隊隊一色俄五家

隊合爛若萬花川谷成錦繡國忠導以劍南旗鍊炭洛

節遺鈿墮烏瑟瑟璣排狼藉于道香聞數十里鍊炭下

有豪子飲食鮮華有李使君亦尚豪侈為具召之曾不

下筋至飢李曰此以炭炊豪子勉食一匙曰凡以炭炊

先燒熟謂之鍊炭方始無銷得錦半臂鄭愚好華侈以

煙氣此亦非也劇談錄銷得錦半臂錦為半臂後以

所業獻崔鉉鉉曰真銷牀畔香童王元寶好賓客務奢

得錦半臂北夢瑣言牀畔香童侈器玩服用借於王

者四方之士盡歸仰焉常於寢帳牀前使嬌童二人

捧七寶博山爐自暝焚香微曙出開元天寶遺事錦

纏頭又王元寶富而無學識嘗會賓客明日親友謂

惟珠翠夾道不絕莊宗遣李嚴聘蜀行與俱朝上清而

其人物富盛而行驕淫蜀都士庶簾帷珠翠夾道不絕嚴見

歸獻策伐蜀五代史醉粧後宮皆帶金蓮花冠酒酣

免冠其髻鬢然更施朱粉

號醉粧杜亞承陳少遊後哀率煩  
同上 觀沼華邃費皆千萬重用度無藝人真有所矯

華而亞雅意丞弼厭外官往往不親事日夜召賓客言  
遽流連方春率民為競渡戲亞欲輕駛乃槩舩底使篙  
人衣油絲衣浸水不濡觀沼華邃費皆千萬隴西李衡  
在生曰使桀紂為之不是過也既泛九曲池曳繡為駟  
詭曰要當稱是林沼衡曰以沉香為亭宗室漢敬宗侈  
未有錦纜云何亞大慙  
香亭材帝受之漢諫曰以沉香為亭何異瑤臺瓊室乎

僭六 車服 樂舞 器物 祭祀  
居宇 城 葬 冠 燎附

白名位不同禮亦異數易則生亂過乃有刑所宜守以等威豈可

紀苟無區別則有禮由位叙名以苟命數之或乖於禮

何雖器服不同有以多為貴者而等衰莫辨無乃爾是過與位所宜禮以節之

苟殊於品列服則異於節文名位殊倫易則生亂器服異制過則刑况

當示儉之時自貽犯貴之誚唯器與名不可假人 不守其位

君子以是為濫矣 僭禮 下陵上僭 難為上也孔子謂管仲鏤盛朱紘旅

樹反玷賢大夫也而難為上也言大僭也上不僭上下不偏下犯貴衽席之上讓而坐下人猶

犯君朝廷之位讓而敗度 敗禮 非制 非度就賤人猶犯君

不度 何禮之拘 名出於信信以守器易而生亂則

刑服以旌禮昭其數也登降有數 各以序守 官邪昭其度也

由官名數等衰列禮失則昏表儀爵命禮

命

九命之數見周禮

命數

周禮聽祿位以禮命謂祿位之差以九命九錫之數

正其服位

以儀辨等

則人不越

慎守

失守

犯上

失中

班制

禮也

夾穀焚香

士焚

字彥成爲交趾太守出入鳴鐘磬備威儀茄蕭鼓吹車騎滿道胡人夾道焚香妻妾乘輜轔子弟從兵騎當時

貴重振服百蠻尉佗不足喻也

車服惟鷄諷其不稱

相鼠刺以無儀

衛仲叔于

奚有功衛人賞之以邑辭請繁纓以朝許之

繁纓馬飾諸侯之制

也仲尼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惟器與名不可假人

爵服名鄭馬宗富而侈嬖大夫也而常陳卿之車服於其

庭鄭人惡而殺之 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 諸

侯之禮 繡音宵 綠衣衛莊姜傷已也 妾上僭夫 人失位也 詩曰綠兮衣兮

綠衣黃裳 綠間色黃正色綠衣反黃 朝服之以縞冠自

季桓始也 借宋王者 易輿服之制 後漢梁冀易輿服之 制作乎上駟車埤憤

狹冠折上角擁 車服兵衛 蕭望之奏韓延壽在東郡試 騎士治飾兵車畫龍虎朱雀

延壽衣黃紬方領駕駟馬傳總建幢榮植羽葆鼓車歌 車功曹引車皆駕駟馬載榮戟五騎馬五分左右部軍

假司馬千人持幡旁輟歌者先居射堂望見之延壽生 射堂令騎吏持戟夾陸列立騎士從者帶弓鞬羅後令

騎士兵車四面營陣被甲把弩負蘭又使 樂舞孔子 騎吏戲車上弄馬盜驂上借不道生弃市



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八佾王者之樂季氏

借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

家之堂

三家叔孫孟孫季孫雍詩篇名天子祭宗廟之禮也

衛仲叔于奚有功衛

人賞以邑辭請曲懸

曲懸軒懸也三面懸其形曲故曰曲懸

仲尼曰惜也

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

禮諸侯之宮懸而祭以白牡

擊玉磬朱干鏤錫舞大夏武乘大輅此諸侯之僭禮也

皆天

子之禮也大夫之秦肆夏自趙文子始也

僭諸侯之禮也

樂之奢失

罪以僭聞徧舞

左傳王子類享大夫樂極徧舞

金奏

郤至聘楚楚子

身之為地室而懸焉卻至  
曲旗武安侯田蚡堂前羅列

登金奏作於下驚而走  
曲旗鐘鼓立曲旗曲旃旌旗

之類  
噉吡 楚歌韓延壽事  
欲庭觀帝樂杜夔公良知晉

收劉表令蓋曜為漢主合雅樂樂偏表欲庭觀之夔諫  
曰今將軍號為天子合樂而庭作之無乃不可乎表納

其言  
奏肆夏於天子舞八佾  
器物仲尼曰臧文仲不

仁者三作虛器山節藻梲有其器而無其  
邦君為兩君

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  
管仲鏤筮而朱紘君子

以為濫也  
華而睨大夫之簣與曾子寢疾曾元曾申

執燭童子曰云云曾子

候月蝕鑄刀劍蕭望之奏韓延

壽在東都時取

官銅器候月蝕鑄刀劍鈎  
鐔放效尚方事生弁市

祭祀君子太牢而祭謂之禮

匹士太牢而祭謂之攘

攘竊也君子大夫已上也

諸侯之宮懸

見上樂舞

門注四時追孝禘祀有常

九命辨儀性威異數

孝感於時

雖云同極

祭不

以禮

豈曰無違

追遠誠謂孝思

連禮則乖敬享

居宇邦君樹塞門

管氏亦樹塞門

人君樹屏於門外管仲僭之

臧文仲居蔡

蔡龜也

山節

藻栒何如其智也

言不智也

臺門而旅樹大夫之僭禮也

儒有居處不淫

豐屋

部家峻屋

不度

宣驕

峻宇雕牆

城鄭共叔段為京城太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

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

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傳周禮門阿之制以為都

城之制都五百里內王子弟之所封也取天子門阿之制五雉宮隅之制以為城

制天子宮隅之制七雉葬春秋不稱楚越之王喪恐人惑也楚越

借王晉侯納王王享之請隧不許曰王章也言隧天子

地通路曰隧王葬之禮也諸侯懸棺而下之宋公卒始厚葬用蜃炭始用殉

殉以人椁有阿棺有翰檜四阿椁也翰旁飾檜君子謂

華元樂舉於是不臣君生則縱其惑死又益其侈是棄

君於惡也何臣之為 孺子贛之喪哀公欲設撥撥引

所謂冠禮曰玄冠紫綬自魯桓公始也借宋王衡統者之後

紘皆冠綖飾也昭其度也 燎庭燎之有百由齊桓始也借

子禮其終夜燎孔專威福宗楚客監察御史崔琬廷奏楚客處訥專威福有無君心

晉卿驕園檻李師古園室宅輿馬僭法度韓休萬年尉

帝將放嶺南休曰尉小官犯非大惡今朝廷有大姦請

得先治金吾大將軍程伯獻恃恩而貪室宅輿馬僭法

度臣請先伯獻後美儀服僭上藩鎮王鎔母亡始贖貨

玉帝不許休固爭治第過制范傳正拜宣歙觀察使代還僭正樂于頓卒

子孝友求改謚高鉞王彥威持不可謂頓益矜僭公私

蕭然張延賞拜荆南劍南西川節度使成都吏郭英又  
崔寧揚子琳亂益矜僭公私蕭然延賞事為之制

薄入謹出府  
庫遂實唐史



白孔六帖卷九十一